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二十一

聖歎外書

第十五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綱

蓋我讀此書而不勝三致歎焉。曰嗟乎古之君子受命於內。蒞事於外。竭忠盡智以圖報稱。而終亦至於身敗名喪。爲世僂笑者。此其



故○豈得不爲之深痛哉○夫一夫專制○可以將
千○軍○兩○人○牽○羊○未○有○不○僵○於○路○者○也○獨○心○所
運○不○難○於○造○五○鳳○樓○曾○無○黍○米○之○失○聚○族○而
謀○未○見○其○能○築○室○有○成○者○也○梁○中○書○以○道○路
多○故○人○才○復○難○於○是○致○詳○致○慎○獨○簡○楊○志○而
異○之○以○十○萬○之○任○謂○之○知○人○洵○無○黍○矣○卽○又
如○之○何○而○必○副○之○以○一○都○管○與○兩○虞○候○乎○觀
其○所○云○另○有○夫○人○禮○物○送○與○府○中○寶○眷○亦○要

楊○志○認○領○多○恐○不○知○頭○路○夫○十○萬○已○領○何○難
一○擔○若○言○不○知○頭○路○則○豈○有○此○人○從○貴○女○愛
婿○邊○來○現○護○生○辰○重○寶○至○於○如○此○之○盛○而○猶
慮○及○府○中○之○人○猜○疑○顧○忌○不○視○之○爲○機○密○者
也○是○皆○中○書○視○十○萬○過○重○視○楊○志○過○輕○視○十
萬○過○重○則○意○必○太○師○也○者○雖○富○貴○雙○極○然○見
此○十○萬○必○嚇○然○心○動○太○師○嚇○然○心○動○而○中○書
之○寵○固○於○磐○石○夫○是○故○以○此○爲○獻○凡○以○冀○其

心之得一動也。視楊志過輕。則意或楊志也者。本單寒之士。今見此十萬。必嚇然心動。楊志嚇然心動。而生辰十擔。險於蕉鹿。夫是故以一都管兩虞候爲監。凡以防其心之忽。一動也。然其胸中。則又熟有疑人。勿用人。勿疑之。成訓者。於是卽又偽裝夫人。一擔以自蓋。其相疑之跡。嗚呼。爲楊志者。不其難哉。雖當時亦曾有早晚行住。悉聽約束。戒彼三人

不得驚拘之教。勅然而官之所以得治萬民。與將之所以得制三軍者。以其惟此一人故也。今也。一楊志。一都管。又二虞候。且四人矣。以四人而欲押此十一禁軍。豈有得乎。易大傳曰。陽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民。小人之道也。今中書徒以重視十萬。輕視楊志之故。而曲折計畫。旣已出於小人之道。而尚望黃泥岡上萬無一失。殆必無之理矣。故

我謂生辰綱之失○非晁蓋八人之罪○亦非十
一禁軍之罪○亦并非一都管兩虞候之罪○而
實○皆○梁○中○書○之○罪○也○又○奚○議○焉○又○奚○議○焉○日
然○則○楊○志○卽○何○爲○而○不○爭○之○也○聖○歎○答○曰○楊
志○不○可○得○而○爭○也○夫○十○萬○金○珠○重○物○也○不○惟
大○名○百○姓○之○髓○腦○竭○并○中○書○相○公○之○心○血○竭
矣○楊○志○自○惟○起○於○單○寒○驟○蒙○顯○擢○夫○烏○知○彼
之○遇○我○厚○者○之○非○獨○爲○今○日○之○用○我○乎○故○以

十○萬○之○故○而○授○統○制○易○以○統○制○之○故○而○托○十
萬○難○此○楊○志○之○所○深○知○也○楊○志○於○何○知○之○楊
志○知○年○年○根○括○十○萬○以○媚○於○丈○人○者○是○其○人
必○不○能○以○國○士○遇○我○者○也○不○能○以○國○士○遇○我
而○昔○者○東○郭○鬪○武○一○日○而○踰○數○階○者○是○其○心
中○徒○望○我○今○日○之○出○死○力○以○相○效○耳○譬○諸○飼
鷹○喂○犬○非○不○極○其○恩○愛○然○彼○固○斷○不○信○鷹○之
德○爲○鳳○皇○犬○之○品○爲○騶○虞○也○故○於○中○書○未○撥

都管虞候之先志反先告相公。只須一箇人
和○小○人○去○夫○一○箇○人○和○小○人○去○者○非○請○武○湯
爲○副○殆○請○朝○恩○爲○監○矣○若○夫○楊○志○蚤○知○人○之
疑○之○而○終○亦○主○於○必○去○則○固○丈○夫○感○恩○知○報
比○以○酬○東○郭○驟○遷○之○遇○耳○豈○得○已○哉○嗚○呼○楊
志○其○寓○言○也○古○之○國○家○以○疑○立○監○者○比○比○皆
有○我○何○能○遍○言○之○
看○他○寫○楊○志○忽○然○肯○去○忽○然○不○肯○去○忽○然○又

肯○去○忽○然○又○不○肯○去○筆○勢○天○矯○不○可○捉○搦○

看○他○寫○天○氣○酷○熱○不○費○筆○墨○只○一○句○兩○句○便○

已○焦○熱○殺○人○古○稱○盛○冬○掛○雲○漢○圖○滿○座○煩○悶○

今○讀○此○書○乃○知○真○有○是○事○

看○他○寫○一○路○老○都○管○掣○人○肘○處○真○乃○描○摹○入○

畫○嗟○乎○小○人○習○承○平○之○時○忽○禍○患○之○事○箕○踞○

當○路○搖○舌○罵○人○豈○不○鑿○鑿○可○聽○而○卒○之○變○起○

倉○猝○不○可○枝○梧○爲○鼠○爲○虎○與○之○俱○敗○豈○不○痛○

哉。

看他寫棗子客人自一處。挑酒人自一處。酒自一處。瓢自一處。雖讀者亦幾忘其爲東溪村中飲酒聚義之人。何況當日身在廬山者耶。耐菴妙筆。真是獨有千古。

看他寫賣酒人鬪口處。真是絕世奇筆。蓋他人叙此事至此。便欲駸駸相就。讀之。滿紙皆似惟恐不得賣者矣。今偏筆筆撒開。如涼弓。

怒馬急不可就。務欲極扳開去。乃至不可收。拾一以惟恐爲其買者。真怪事也。

看他寫七箇棗子客人。饒酒如數。鷹爭雀盤。旋跳霍讀之欲迷。

話說當時公孫勝正在閣兒裏對晁蓋說。這北京生辰綱是不義之財。取之何礙。只見一箇人從外面搶將入來。揪住公孫勝道。你好大膽。却纔商議的事。我都知了也。那人却是智多星吳學究。晁蓋

笑道教授休取笑且請相見兩箇叙禮罷吳用道
 江湖上久聞人說入雲龍公孫勝一清大名不期
 今日此處得會晁蓋道這位秀士先生便是智多
 星吳學究公孫勝道吾聞江湖上人多曾說加亮
 先生大名豈知緣法却在保正莊上得會只是保
 正疎財仗義以此天下豪傑都投門下晁蓋道再
 有幾箇相識在裏面一發請進後堂深處相見三
 箇人入到裏面就與劉唐三阮都相見了衆人道

今日此一會應非偶然須請保正哥哥正面而坐
 晁蓋道量小子是箇窮主人怎敢占上吳用道保
 正哥哥年長依着小生且請坐了晁蓋只得坐了
 第一位吳用坐了第二位公孫勝坐了第三位劉
 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第
 六位阮小七坐第七位可稱晁天王夜夢動天却
交東溪村英雄小排座
 纔聚義飲酒重整盃盤再備酒肴衆人飲酌吳用
 道保正夢見北斗七星墜在屋脊上今日我等七

人聚義舉事豈不應天垂象此一套富貴唾手而
 取前日所說央劉兄去探聽路程從那里來今日
 天晚來早便請登程公孫勝道這一事不須去了
 貧道已打聽知他來的路數了只是黃泥岡大路
 上來二妙一者省却許多開手晁蓋道黃泥岡東十
 里路地名安樂村有一箇開漢叫做白日鼠白勝
 也曾來投逩我我曾齋助他盤纏吳用道北斗上
 白光莫不是應在這人住自有用他處此五字不
 與上文連

說乃心辭劉唐道此處黃泥岡較遠何處可以容身

吳用道只這箇白勝家便是我們安身處亦還要

用了白勝此句方明晁蓋道吳先生我等還是軟

取奇却是硬取吳用笑道我已安排定了圈套

只看他來的光景行軍妙訣加亮力則力取智則

智取我有一條計策不知中你們意否如此如此

晁蓋聽了大喜攬着脚道好妙計不枉了稱你做

智多星果然賽過諸葛亮好計策吳用道休得再

提嘗言道隔牆須有耳。牕外豈無人。只可你知我知。晁蓋便道。阮家三兄。且請回歸。至期來小莊聚會。吳先生依舊自去教學。公孫先生并劉唐。只在敝莊權住。當日飲酒至晚。各自去客房裏歇息。次日五更起來。安排早飯喫了。晁蓋取出三十兩花銀。送與阮家三兄弟。道。權表薄意。切勿推却。三阮那里肯受。吳用道。朋友之意。不可相阻。三阮方纔受了銀兩。一齊送出莊外來。吳用附耳低言道。這

般這般。至期不可有誤。三阮相別了。自回石碣村去。晁蓋留住公孫勝。劉唐在莊上。吳學究常來議事。話休絮繁。却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選日。差人起程。當下一日。在後堂坐下。只見蔡夫人問道。相公生辰綱幾時起程。梁中書道。禮物都已完備。明後日便用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決。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

寶貝送上東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賊人劫
 將去了至今無獲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箇了事
 的人送去在此躊躇未決多時相望臨川忽復疑
 也蔡夫人指着堦下道你嘗說這箇人十分了得
 何不着他委紙領狀送去走一遭不致失悞梁中
 書看堦下那人時却是青面獸楊志梁中書躊躇
 妙便喚楊志上廳說道我正忘了你你若與我送
 得生辰綱去我自有的擡舉你處楊志又手向前稟

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點幾時起

身第一段不敢不去梁中書道着落大名府差十輛太平

車子帳前撥十箇廂禁軍監押着車每輛上各插

一把黃旗上寫着獻賀太師生辰綱每輛車子再

使箇軍健跟着三日內便要起身去楊志道非是

小人推托其實去不得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

人去第二段勢忽然去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

這獻生辰綱的札了內另修一封書在中間太師

跟前重重保你受道勅命回來如何倒生支調推
 辭不去楊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
 被賊人劫去了至今未獲今歲途中盜賊又多此
 去東京又無水路都是旱路經過的是紫金山虛
 三龍山實桃花山實傘蓋山虛黃泥岡實白沙塢
 虛野雲渡虛赤松林實數出入處險害却是四
 也若只就一回書論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
 之則是七虛一實耳

忽然去
 得忽然
 去不得
 比四段
 翻為迷
 躍看他
 却是無
 中生有

銀寶物如何不來搶劫在結果了性命以此去不
 得梁中書道恁地時多着軍較防護送去便了楊
 志道恩相便差一萬人去也不濟事這厮們一聲
 聽得強人來時都是先走了的借事說出千古官
 無罪聞梁中書道你這般地說時生辰綱不要送
 者足戒梁中書道你這般地說時生辰綱不要送
 去了寫來天生是梁中書楊志又稟道若依小人
 一件事便敢送去第三段依了一件事梁中書道
 我既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說楊志道若依小

人說時並不要車子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
 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也點十箇壯健的廂禁軍
 却裝做脚夫挑着只消一箇人和小人去此語可
 詳之却打扮做客人悄悄連夜送上東京交付恁
 矣地時方好是梁中書道你甚說得是我寫書呈重
 重保你受道諾命回來楊志道深謝恩相擡舉當
 日當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擔脚一面選揀軍人次
 日次叫楊志來廳前俟候梁中書出廳來問道楊

志你幾時起身楊志稟道告覆恩相只在明早准
 行就委領狀梁中書道夫人也有一擔禮物另送
 與府中寶眷也要你領怕你不知頭路特地再教
 妳公謝都管并兩箇虞候和你一同去非真有一擔禮
 物定少不得也只為岡上失事定少不得老都管
 則不得已倒裝出一擔梯已禮物來此皆作者苦
 也楊志告道恩相楊志去不得了去不得
 如此梁中書道禮物都已拴縛完備如何又去不
 得真事楊志稟道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上是

和他衆人都繇楊志。是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亦依楊志提調。是如今又叫老都管并虞候和小人去。他是夫人行的。人間中捎帶一又是太師府門下又捎帶如何敢和他爭執得。路上與小人驚拘起來。楊志如何敢和他爭執得。是。二句。想相公亦爭執不得。依若悞了大事時，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是英雄精細，便把後文許多驚拘。爭執因而失事。隱隱都算出來。梁中書道：這箇也深表楊志不墮七箇人計中也。

容易我叫他三箇都聽你提調便了。楊志答道：若如此稟過小人，情願便委領狀，倘有疎失，甘當重罪。梁中書大喜道：我也不枉了擡舉你，真箇有見識。隨即喚老謝都管并兩箇虞候出來，當廳分付道：楊志提轄，情願委了一紙領狀，監押生辰綱。十一擔金珠寶貝，赴京太師府交割。這干係都在他身上。你三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句晚行。句歇，句都要聽他言語，不可和他驚拘。夫人

處分付的勾當。你三人自理會。調侃一句。然却是分外閒筆。以表自

家倒裝。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老都管一

一都應了。當日楊志領了。次日早起五更。在府裏

把擔仗都擺在廳前。老都管和兩箇虞候。又將一

小擔財帛。共十一擔。揀了十一箇壯健的廂禁軍。

都做脚夫。打扮楊志。戴上涼笠。兒穿着青紗衫子。

繫了纏帶。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條朴刀。老都管

也打扮做箇客人模樣。兩箇虞候。假裝做跟的伴。

當各人都拿了條朴刀。又帶幾根藤條。以備後用。○不是此

處。放此一句。後來梁中書付與了札付書呈。一行

一時如何。生得出。梁中書看那軍人

人都喫得飽了。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看那軍人

擔仗起程。楊志和謝都管。兩箇虞候。監押着一行

共是十五人。離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門。取大路投

東京進發。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雖是晴明得好。

只是酷熱難行。楊志一心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上趲行。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端的只

是起五更。趁早涼。便行日中。熱時便歇。先反觀出
 午歌。真是五七日後。人家漸少。行路又稀。一站站
 閒心妙筆。都是山路。楊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時便歇。寫得前
 那十一箇廂。禁軍寫一段先擔子。又重無有一箇
 稍輕。天氣熱了。行不得。見着林子。便要歇息。楊
 志趕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輕則痛罵。重則藤條
 便打。逼趕要行。第一段兩箇虞候。第二段寫候。雖只背
 些包裹。行李也氣喘了。行不上。楊志也嘆道。你兩

箇好不曉事。這于係須是俺的。你們不替酒家打
 這夫子。却在背後也慢慢地挨。這路上不是耍處。
 那虞候道。不是我兩箇要慢走。其實熱了。行不動。
 因此落後。前日只是趁早涼走。如今恁地正熱。裏
 要行。正是好及不均勻。楊志道。你這般說話。却似
 放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如今正是尷尬去處。
 若不日裏趕過去。誰敢五更半夜走。兩箇虞候口
 裏不道。肚中尋思。這廝不直得便罵人。第二段楊志

提了朴刀拿着藤條自去趕那擔子兩箇虞候坐

在柳陰樹下等得老都管來第三段寫老都管看他三段三樣來法

兩箇虞候告訴道虞候訴都管楊家那厮強殺只是我

相公門下一箇提轄直這般會做大老都管道須

是相公當面分付道休要和他鬻拘因此我不做

聲這兩日也看他不得權且耐他兩箇虞候道相

公也只是人情話兒都管自做箇主便了老都管

又道且耐他一耐第三段當日行到申牌時分尋得

一箇客店裏歇了那十箇廂禁軍雨汗通流都歎

氣吹噓對老都管說道禁軍訴都管我們不幸做了軍

健情知道被差出來這般火似熱的天氣又挑着

重擔這兩日又不揀早涼行動不動老大藤條打

來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們直恁地苦老都管道

你們不要怨悵巴到東京時我自賞你衆軍漢道

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並不敢怨悵又過了一

夜次日天色未明衆人起來都要乘涼起身去寫得

妙○意○中○之○事○楊○志○跳○起○來○喝○道○那○里○去○且○睡○了○得○

趣○透○成○却○理○會○衆○軍○漢○道○趁○早○不○走○日○裏○熱○時○走○

不○得○却○打○我○們○楊○志○大○罵○道○你○們○省○得○甚○麼○拏○了○

藤○條○要○打○衆○軍○忍○氣○吞○聲○只○得○睡○了○當○日○直○到○辰○

牌○時○分○慢○慢○地○寫○得○打○火○喫○了○飯○走○一○路○上○趕○打○

着○不○許○投○涼○處○歇○那○十○一○箇○禁○廟○軍○口○裏○喃○喃○

吶○地○怨○悵○禁○軍○兩○箇○虞○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

聒○地○搬○口○虞○候○老○都○管○聽○了○也○不○着○意○心○內○自○惱○

他○都○一○管○話○休○絮○絮○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箇○

人○沒○一○箇○不○怨○悵○楊○志○如○樣○當○日○客○店○裏○辰○牌○時○

分○慢○慢○地○妙○打○火○喫○了○早○飯○行○止○是○六○月○初○四○日○

時○節○天○氣○未○及○晌○午○先○將○未○午○寫○來○次○人○一○輪○紅○

日○當○天○沒○半○點○雲○彩○其○實○十○分○大○熱○當○日○行○的○路○

都○是○山○僻○崎○嶇○小○徑○南○山○北○嶺○却○監○着○那○十○一○箇○

軍○漢○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那○軍○人○們○思○量○要○去○

柳○陰○樹○下○歇○涼○此○一○段○單○寫○軍○漢○都○被○楊○志○拿○着○

管○虞○候○都○落○在○後○

藤條打將來。喝道快走。衆人看那天

時寫熱却寫不盡寫怨悵亦寫不盡陡然寫出看

才子之筆也四下里無半點雲彩。其實那熱不可當。楊

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裏行。看看日色當午。

先將未午一段盡情寫出炎熱之苦至此處交入

正午只用一句便接入衆人睡倒行文詳略之際

不分刻那石頭上熱了脚疼只得一句七箇字而熱

人十言之走不得衆軍漢道這般天氣熱死的不

無當也晒殺人。楊志喝着軍漢道快走。趕過前面岡子去。

却再理會正行之間。前面迎着那土岡子。一行十

五人奔上岡子來。歇下擔仗。那十四人都去松林

樹下睡倒了。奈何有天崩地塌之勢楊志說道

苦也。這里是甚麼去處。你們却在這裡歇涼起來。

快走。衆軍漢道你便剝做我七八段。其實去不得。

了。真此語楊志拿起藤條劈頭劈腦打去。打得這箇

起來。那箇睡倒。真有楊志無可奈何。只見兩箇虞

候和老都管氣喘急急也。已到岡子上。此一段都

來。松樹下坐下喘氣。巴得他來却也坐了。真看這

楊志打那軍健。入箇字。活寫出心。中都管見了說

道提轄端的熱了走不得休見他罪過楊志道都

管你不知這里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地名叫做

黃泥岡開嘗太平時節白日裏兀自出來劫人休

道是這般光景誰敢在這裏停脚兩箇虞候聽楊

志說了便道我見你說好幾遍了只管把這話來

驚嚇人。真有此語。如兩家太平既久邊防漸撤軍實漸廢皆此語誤之也。老都管

道權且教他們眾人歇一歇略過日中行如何楊

志道你也沒分曉了如何使得這里下岡子去兀

自有七八里沒人家甚麼去處敢在此歇涼老都

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趕他眾人先走其

既不為楊志出力亦不替眾人分辦而意旨已隱隱一句縱容一句激變老奸巨猾何代無賢楊

志拿着藤條喝道一箇不走的喫俺二十棍眾軍

漢一齊叫將起來。一齊數內一箇分說道。妙一箇提

轄我們挑着百十斤擔子須不比你空手走的。有真

此你端的。不把人當人。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

時也。容我們說一句。此真有話。你好不知疼癢。只顧逞。

辯楊志罵道。這畜生不毆死俺。只是打便了。拿起。

藤條劈臉。又打去。老都管喝道。從空忽然。插入老。

出千載說大話人。楊提轄。其辭甚厲。且住。你聽。

我。說。四。字。寫。老。奴。其。辭。其。厲。你。聽。我。說。我。在。東。京。太。

師府裏做奴公時。嚇殺醜殺。可笑。可惱。我在東京太。

醜。然。狐。輩。每。每。自。謂。得。志。樂。道。不。絕。出。門。下。軍。官。見。

了無千無萬。四字可笑。說大。都。向。着。我。喏。喏。連。聲。

才。太。師。威。嚴。眾。官。諂。佞。奴。不。是。我。口。淺。有。老。奴。真。量。你。

是箇遭死。劫軍人。第一。句。說。破。楊。志。相。公。可。憐。擡。

舉你做箇提轄。第二。句。說。提。轄。實。比。得。芥。菜。子。大。

小的官職。第三。句。說。楊。志。即。使。是。箇。直。得。恁。地。逞。

能。下。說。上。罵。楊。志。已。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一。句。自。

便是村莊。一箇。老。的。舌。是。老。奴。聲。口。尤。妙。在。反。借。

村莊二字。直顯出太師府來。如云。休說相公家都。

管便是村莊。一箇。老。的。舌。是。老。奴。聲。口。尤。妙。在。反。借。

管便是村莊。一箇。老。的。舌。是。老。奴。聲。口。尤。妙。在。反。借。

公家都也合依我勸一勸只顧把他們打是何看
 管也。待楊志道都管你須是城市裏人生長在相府裏
 那里知道途路上千難萬難老都管道四川兩廣
 也曾去來不曾見你這般賣弄楊志道如今須不
 比太平時節都管道你說這話該剜口割舌今日
 天下怎地不太平老奴口舌可駭真楊志却待要
 回言不得不同言然以疾接下只見對面松林裏
 影着一箇人在那里舒頭探腦價望甚疾節楊志道

俺說甚麼此四字是折辨上文不太平語却因疾
文來寫此時楊志兀的不是女人來了撒下藤條
 心忪眼疾如畫志兀的不是女人來了撒下藤條
 拿了朴刀趕入松林裏來喝一聲道你這厮好大
 膽怎敢看俺的行貨趕來看時只見松林裏一字
 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六箇人脫得赤條條的在
 那里乘涼好一箇鬚邊老大一搭硃砂記拿着一
 條朴刀好見楊志趕入來七箇人齊叫一聲阿也
 二字妙絕只須此二字都跳起來楊志喝道你等
 楊志胸中已釋然矣

是甚麼人那七人道你是甚麼人學舌只如楊志又

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顛倒問我等

是○小○本○經○紀○那○里○有○錢○與○你○又○妙○前○句○讓○楊○志

先○筆○端○變楊志道你等小本經紀人偏俺有大本

錢○作○諧○謔只那七人問道你端的是甚麼人又○用

撲○極楊志道你等且說那里來的人學舌楊志那七

人道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販棗子上東京去

路途打從這里經過聽得多人說這里黃泥岡上

時嘗有賊打劫客商我等一向走一頭自說道我

七箇只有些棗子別無甚財貨只顧過岡子來上

得岡子當不過這熱權且在這林子裏歇一歇待

晚涼了行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我們只怕是歹

人因此使這箇兄弟出來看一看楊志道原來如

此○也○是○一○般○的○客○人○過○幾○日○便○一○般却纔見你們

窺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趕來看一看那七箇人道

客官請幾箇棗子去了去無○有○一○見○即○請○喫○棗○之○理

故於此處先出一句。楊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回以見另有散棗也。擔邊來老都管坐着道。既有賊我們去休。道則明明聽得非賊矣。楊志說道。俺只道是歹人。原來却偏要還話惡極。是幾箇販棗子的客人。老都管別了臉對眾軍道。似你方纔說時。他們都是沒命的。惡極。楊志道不必相鬧。俺只要沒事便好。你們且歇了。等涼些走。眾軍漢都笑了。分明老奴所使寫得活畫。比老笑而偏能激人使笑。皆如此。楊志也把朴刀插在

地上。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上文楊志如此。想歇涼中間有老大用筆不沒半碗飯時。只見遠遠地一箇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赤

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挑酒人唱歌。此為第三首矣。然第一首有第一首妙處。為

其恰好唱入魯智深心坎也。第二首有第二首妙處。為其恰好唱出崔道成事跡也。今第三首又有第三首妙處。為其恰好唱入眾軍漢耳朶也。作書者雖一首歌不欲輕下如此。如之何。讀書者之多。忽之也。上二句盛寫大熱之苦。下二句盛寫人之不相體悉。猶言農夫當午在田。背焦汗滴。彼公子

王孫深居水殿，猶令侍人展扇搖風，蓋深喻那漢衆軍身負重擔，反受楊志空身走者打罵也。那漢子口裏唱着，走上岡子來，松林裏頭歇下擔桶，坐地乘涼。衆軍看見了，便問那漢子道：「你桶裏是甚麼東西？」那漢子應道：「是白酒。」衆軍道：「挑往那里去？」那漢子道：「挑出村裏賣。」衆軍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五貫足錢。」衆軍商量道：「我們又熱又渴，何不買些喫也？」解暑氣正在那里湊錢。如楊志見了，喝道：「你們又做甚麼？」衆軍道：「買碗酒喫。」楊志調過朴

斤此以
下皆
撥
龍
走
須
遞

刀，揮便打罵道：「你們不得酒家言語，胡亂便要買酒喫，好大膽！」衆軍道：「沒事，又來鳥亂。」我們自湊錢買酒喫，干你甚事也！來打人。」楊志道：「你這村鳥，理會得甚麼？到來只顧喫嘴，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多少好漢被蒙汗藥麻翻了。那挑酒的漢子，看着楊志，冷笑道：『好鳥，得你這客官好不曉事。』」句。早是我，不賣與你喫。句。却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句。三句三折，正在松樹邊鬧動爭說。疾。只見

對面松林裏那夥販棗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來問道你們做甚麼鬧却做提防那挑酒的漢

子道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裏賣熱了在此歇涼

我自妙非我自挑酒乃我自歇涼也他衆人要問要知此是十七字為句不得讀斷

我買些喫他衆人要我又不曾賣與他我曾妙又不這

箇客官這箇客官妙道我酒裏有甚麼蒙汗藥甚

妙你道好笑麼你道說出這般話來這般妙凡

入其玄中真欲那七箇客人說道我只道有反人

出來原來是如此一接一落說一聲也不打緊

一句如不相關下便疾我們正想酒來解渴既

入買酒真是聲情俱有我們那挑酒

是他們疑心且賣一桶與我們喫他們我

的道不賣不賣故作這七箇客人道你這烏漢子

也不曉事我們須不曾說你酒者罵楊志不曉事

故此反罵之云也不曉你左右將到村裏去賣一

事接口成文轉筆如戲般還你錢便賣些與我們打甚麼不緊看你不道

得捨施了茶湯便又救了我們熱渴此二語之妙

酒者亦已畢那挑酒的漢子便道賣一桶與你不
 定楊志矣此語雖有餘恨未平然
 爭只是被他們說的不好只是帶說看他疾入下
 句又沒碗瓢昏喫疾入此一句妙又確那七人道
 你這漢子忒認真便說了一聲打甚麼不緊再為
 解真乃刃利如風我們自有椰瓢在這里疾只
 見兩箇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箇椰瓢來明明
 從兩一箇捧出一大捧棗子來七箇人立在桶邊
 處來欲其見絕開了桶蓋輪替換着昏那酒喫把棗子過
 之妙絕

口無一時一桶酒都喫盡了七箇客人道正不曾

問得你多少價錢何必不問價只為那漢道我

一了不說價說忘其為過路客人入神之筆也

五貫足錢一桶十貫一擔七箇客人道五貫便依

你五貫只饒我們一瓢喫只用一饒字便忽接八

那漢道饒不得做的價錢妙做定一箇客人把錢

還他一箇錢一箇客人便去揭開桶蓋兜了一瓢拿

上便喫一箇便喫那漢去奪時這客人手拿半瓢

此一段
 讀者眼
 中有七
 手八脚
 之勞作
 者腕下
 有細針

婉線之
妙真是
不曉不
忙有摩
有序之
文

酒望松林裏便走那漢趕將去只見這邊一箇客
人從松林裏走將出來手裏拿一箇瓢便來桶裏
昏了一瓢酒後一箇然那漢看見搶來劈手奪住妙
望桶裏一傾妙便蓋了桶蓋妙將瓢望地下一丟
妙口裏說道妙你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頭識臉
的也這般囉哩住一段有山雨那對過衆軍漢
見了疾接過心內痒起來都待要喫數中一箇看
着老都管道如老爺爺與我們說一聲那賣棗子

的客人買他一桶喫了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喫
潤一潤喉也好其實熱渴了沒奈何這里岡子上
又沒討水喫處老爺方便單說棗子客人買過一
軍是衆軍老都管見衆軍所說自心裏也要喫得些竟
來對楊志說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喫只
有這一桶胡亂教他們買喫些避暑氣岡子上端
的沒處討水喫亦單說棗子客人買過一桶不楊
志尋思道俺在遠遠處望這廝們半日英雄精細

都買他的酒喫了那桶裏當面也見喫了半瓢想

是好的獨說那桶當面亦喫過一瓢表出打了他

們半日胡亂容他買碗喫罷楊志道既然老都管

說了教這廝們買喫了便起身三字翻後起不來

字以為衆軍健聽了這話湊了五貫是錢來買酒

一笑衆軍健聽了這話湊了五貫是錢來買酒

喫那賣酒的漢子道不賣了不賣了這酒裏有蒙

汗藥在裏頭故作奇波前七箇人買時作此

箇人買時作此一波酒中却只有藥故又衆軍陪

成奇趣蓋雖一樣波托而有兩樣翻湧也

着笑說道大哥直得便還言語那漢道不賣了休

纏波頭只是翻湧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用七箇

你這箇鳥漢子他也說得差了是楊志你也忒認

真賣酒人是連累我們也喫你說了幾聲是七人

須不關他衆人之事是衆軍胡亂賣與他衆人喫

些那漢道沒事討別人疑心做甚麼波頭只是這

販棗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只顧將

白勝肯賣那軍漢開了桶蓋無甚昏喫八箇字寫

又不好也一桶酒一箇桶蓋十四箇人陪箇小心問客人借

這椰瓢用一用絕衆客人道就送這幾箇棗子與

你們過酒借瓢送棗衆軍謝道甚麼道聖客人道

休要相謝都是一般客人何爭在這百十箇棗子

上只爭十一一衆軍謝了先兜兩瓢外中寫叫老

都管喫一瓢楊提轄喫一瓢楊志那里肯喫寫楊

他肯教何也從來敘事之法有實有主有虎有鼠

也夫楊志虎也主也彼老都管與兩虞候特宿也鼠

老都管一瓢楊志一瓢兩箇虞候一瓢衆軍漢各

一瓢將何以表其為楊志哉故於此處特特勒出

寫來此固史家敘事之體也老都管自先喫了一

瓢兩箇虞候各喫一瓢衆軍漢一發上那桶酒登

時喫盡了楊志見衆人喫了無事自本不喫一者

天氣甚熱二乃口渴難熬拿起來只喫了一半自另

寫又寫得棗子分幾箇喫了那賣酒的漢子說道

饒了。你眾人半貫錢罷。不惟尚有開力寫此開文亦借半貫錢映襯出十萬

貫金珠以衆軍漢湊出錢來還他那漢子收了錢。爲一笑也

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岡子去了。寫出那

七箇販棗子的客人立在松樹傍邊指着這一十

五人說道倒也倒也只見這十五箇人頭重脚輕

一箇箇面面廝覷都軟倒了那七箇客人從松樹

林裏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把車子上棗子都丟

在地上。何爭在這幾箇棗將這十一擔金珠寶貝

都裝在車子內遮蓋好了。叫聲聒噪。四字絕倒應之云

厚擾一直望黃泥岡下推去了。楊志口裏只是

叫苦軟了身體扎掙不起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

那七箇人。寫來妙絕三十隻眼都把這金寶裝了

去只是起不來掙不動說不得。九字我且問你這

七人端的是誰。奇筆○如杜詩題不是別人原來

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這七箇。畫明却纔

那箇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白勝。畫明却怎地川

藥原來挑上岡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箇人先喫
 了一桶明劉唐揭起桶蓋又兜了半瓢喫故意要
 他們看着只是叫人死心搭地明次後吳用去松
 林裏取出藥來抖在瓢裏只做走來饒他酒喫把
 瓢去兜時藥已攪在酒裏明假意兜半瓢喫那白
 勝劈手奪來傾在桶裏明這箇便是計策那計較
 都是吳用主張這箇喚做智取生辰綱直解原來
 楊志喫的酒少便醒得快爬將起來前文楊志也

一半我謂既已喫矣何爭一半及讀至此始知前
 文喫少之妙便於十五人中先提出楊志不與彼
 十四人者聚頭元自提脚不住看那十四箇人
 計煩昭不已也元自提脚不住看那十四箇人
 時先看看口角流涎都動不得楊志憤悶道不爭你

把了生辰綱去教俺如何回去見得梁中書這紙
 領狀須繳不得就扯破了狀如今閃得俺有家難
 奔有國難投待走那里去不如就這岡子上尋箇
 死處撩衣破步望着黃泥岡下便跳此豈有楊志如
 要住得正是斷送落花三月雨摧殘楊柳九秋霜
 相人耳

智取生辰綱
藏板
畢竟揚志在黃泥岡上尋死性命如何且聽下回
分解

王望如曰梁中書十萬重寶不堪再談物色
青面獸望其出死力以相報夫揚志階下虜
耳東郭鬪武受國士之知不敢報常人之遇
極知天下不太平不肯去又不得不去去而
爲一都管兩虞候掣肘祇以賫盜糧而辱君
命前失高太尉花石綱今失梁中書生辰綱

悲哉揚志之遇也

又曰劉唐公孫勝不曰不義之財取之何益
而曰不義之財取之何礙得無以強官劫民
強盜劫官其報應固相當耶七輛棗車兩桶
水酒似各不相炤也七棗客買一桶飲之十
一軍何必不買一桶飲之學究把瓢兜桶時
酒中有藥人不知也白日鼠奪瓢傾桶時酒
中有藥人更不知也此種計策疑鬼疑神縱

無一都管。兩虞候重負長驅。納涼飲酒。亦揚志令不行。禁不止者。况又有掣肘之人在耶。智多星得與諸葛公同時。正未知鹿死誰手。又曰。黃泥岡之失。一都管。兩虞候。掣肘之罪。居多。楊志既不敢回報。又不肯尋死。遠遁他州。勢固應爾。假使冒昧回來。都管。禁軍交口擠排。豈不枉送了一條性命。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二十一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二十一

聖歎外書

第十六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一部書。將網羅一百八人而貯之山泊也。將網羅一百八人而貯之山泊。而必一人一至。朱貴水亭。一人一段。分例酒食。一人一枝。號

箭一人一次渡船是亦何以異於今之販夫
之唱籌量米之法也者而以誇於世曰才子
之文豈其信哉故自其天降石碣大排座次
之日視之則彼一百八人誠已齊齊臻臻悉
在山泊矣然當其一百八人猶未得而齊齊
臻臻悉在山泊之初此時譬如大珠小珠不
得王盤迸走散落無可羅拾當是時殆幾非
一手二手之所得而施設也作者於此爲之

躊躇爲之經營因忽然別構一奇而控扭魯
楊二人藏之二龍俟後樞機所發乘勢可動
夫然後衝雷破壁疾飛而去嗚呼自古有云
良匠心苦洵不誣也

魯達一孽龍也楊志又一孽龍也二孽龍同
居一水獨不虞其鬪乎作者亦深知其然故
特於前文兩人出身下都預寫作關西人亦
以望其有鄉里之情也雖然以魯達楊志二

人而望其以鄉里爲投分之故此倍難矣以
魯達楊志二人而誠肯以鄉里之故而得成
投分然則何不生於關西長於關西老死於
關西而又必破閑齧櫪而至於斯也破閑齧
櫪以至於斯而尚思以關西二字羈之使合
是猶以藕絲之輕繫二孽龍必不得之數耳
作者又深知其然故特提操刀曹正大書爲
林冲之徒曹正貫索在手而魯楊孽龍弭首
帖尾不敢復動無他天下怪物自須天下怪
寶鎮之則讀此篇者其胡可不知林冲爲禹
王之金鎖也
頃我言此篇之中雖無林冲然而欲制毒龍
必須禹王金鎖所以林冲獨爲一篇綱領之
人亦旣論之詳矣乃今我又欲試問天下之
讀水滸者亦嘗知此篇之中爲止三龍爲更
有龍爲止一鎖爲更有鎖爲止一貫索奴爲

更有貫索奴耶。孔子曰：舉此隅，不以彼隅反，則不復說。然而我終亦請試言之。夫魯達楊志雙居珠寺，他日固又有武松來也。夫魯達一孽龍也，武松又一孽龍也，魯楊之合也，則鎖之以林冲也。曹正其貫索者也，若魯武之合也，其又以何爲鎖以誰爲貫索之人乎哉。曰：而不見夫魯達自述孟州遇毒之事乎。是事也，未嘗見之於實事也。第一叙之於魯達。

之口一叙之於張青之口，如是焉耳。夫魯與武卽曾不相遇，而前後各各自到張青店中，則其貫索久已各各入於張青之手矣。故夫異日之有張青，猶如今日之有曹正也。曰：張青猶如曹正，則是貫索之人，誠有之也。鎖其奈何。曰：誠有之，未細讀耳。觀魯達之述張青也，曰：看了戒刀，喫驚。至後日張青之贈武松也，曰：我有兩口戒刀，其此物此志也。魯達之

戒刀也。伴之以禪杖。武松之戒刀也。伴之以人骨念珠。此又作者故染間色以眩人目也。不信則第觀武松初過十字坡之時。張青夫婦與之飲酒。至晚無端忽出戒刀。互各驚賞。此與前文後文。悉不連屬。其爲何耶。嗟乎。讀書隨書讀定。非讀書人。卽又奚怪聖歎之以鍾期自許耶。

楊志初入曹正店時。不必先有曹正之妻也。自楊志初入店時。一寫有曹正之妻。而下文遂有折本入贅等語。糾纏筆端。苦不得了。然而不得已也。何也。作者之胸中。夫固斷以魯楊爲一雙鎖。之以林冲貫之。以曹正又以魯武爲一雙鎖。之以戒刀貫之。以張青如上所云矣。然而其事相去。越十餘卷。彼天下之人。方且眼小如豆。卽又烏能凌跨二三百紙。而得知其文心。炫耀有如是之奇絕。橫極者乎。

故作者萬無如何而先於曹正店中悲空添一婦人使之特與張青店中彷彿相似而後下文飛空架險結撰奇觀蓋才子之才實有化工之能也

魯楊一雙以關西通氣魯武一雙以出家逗機皆惟恐文章不成篇段耳

讀至末幅已成拖尾忽然翻出何清報信一篇有哭有笑文字遂使天下無兄弟人讀之

心傷有兄弟人讀之又心傷誰謂稗史無勸懲乎

話說楊志當時在黃泥岡上被取了生辰綱去如何回轉去見得梁中書欲要就岡子上自尋死路却待望黃泥岡下躍身一跳猛可醒悟拽住子脚收子回頭忠臣惜死皆有此八箇字尋思道爹娘生下酒家堂堂一表堂堂一軀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終不成只這般休了楊志比及今日尋箇死處不如日後

等他拿得着時却再理會回身再看那十四箇人

時再看只是眼睜睜地看着楊志絕妙言奇趣令人

志看十四箇人也却反看出十四箇沒箇掙扎得

起楊志指着罵道都是你這厮們不聽我言語因

此做將出來連累了酒家樹根頭拿了朴刀掛了

腰刀週圍看時別無物件止有滿地棗子寫來絕

地楊志歎了口氣一直下岡子去了上文為路寫

者當知此忽寫出移雲接月之巧蓋楊志一路自

去固也然岡上十四人一夜畢竟作何情狀不爭

只要寫楊志却至後日重又追叙今夜耶輕輕於

揚志文尾用去了二字便令楊志自去而讀者眼

光自住岡上重複發放此十四人此皆作者看手

處偷力處須要一一知其筆踪妙為昔人所

三箇人在岡上何等熱鬧却一箇人去了又七箇

寫得可發一笑又想了他連日十四箇人都去了

的好哭也又那十四箇人直到二更方纔得醒一箇
箇爬將起來不圖一坐直坐口裏只叫得連珠箭
的苦老都管道你們衆人不聽楊提轄的好言語

今日送了我也。衆人道：老爺今日事已做出來了。且通箇商量。老都管道：你們有甚見識。衆人道：是我們不是了。古人有言：火燒到身，各自去掃蜂虻。人懷，隨即解衣。若還楊提轄在這裡，我們都說不過。如今他自去得不知去向。我們回去見梁中書相公，何不都推在他身上。只說道：他一路上凌辱打罵衆人，逼迫得我們都動不得。他和強人做一路，把蒙汗藥將俺們麻翻了，縛了手脚，將金寶都擄去了。老都管道：這話也說得是。我們等天明先去本處官司首告，留下兩箇虞候隨衙聽候。捉拿賊人。我等衆人連夜趕回北京報與本官知道。教動文書申覆太師得知。着落濟州府追獲這夥強人便了。次日天曉，老都管自和一行人來濟州府。該管官吏首告不在話下。此時岡上止刺且說楊志提着小刀，悶悶不已。離黃泥岡望南行了半夜，去林子裏歇了。尋思：道盤纏又沒了，舉眼無箇相

識却是怎地好漸漸天色明亮只得趁早凉了行

又走了二十餘里楊志走得辛苦到一酒店門前

楊志道若不得些酒喫怎地打熬得過便入那酒

店去寫英雄無賴却向這桑木卓寫英雄無賴却凳座上坐了寫英雄無賴却

寫英雄無賴却來妙身倚了朴刀寫英雄無賴却處處寫倚朴刀寫英雄無賴却偏於今日加

賴寫英雄無賴却英雄無寫英雄無賴却只見竈邊一箇婦人問道寫英雄無賴却此婦人二字遙

文寫英雄無賴却中十字坡張青寫英雄無賴却渾家客官莫不要打火楊志道

先取兩角酒來喫借些米來做飯有肉安排些箇

來寫英雄無賴却更不次第寫得無賴又寫得可憐寫英雄無賴却少停一發算

錢還你只見那婦人先叫一箇後生來面前寫英雄無賴却節酒

一面做飯一邊炒肉寫英雄無賴却亦用三句一叠法音成奇都

把來楊志喫了楊志起身綽了朴刀便出店門寫英雄無賴却出

無賴那婦人道你的酒肉飯錢都不曾有楊志道

待俺回來還你權賒咱一賒說寫英雄無賴却了便走寫英雄無賴却又無賴又

是寫出那節酒的後生趕將出來揪住楊志被楊

志一拳打翻了那婦人叫起屈來楊志只顧走寫英雄無賴却無

賴又只聽得背後一箇人趕來叫道你那廝走那
可憐只聽得背後一箇人趕來叫道你那廝走那
里去楊志回頭看時那人大脫着膊六拖着桿棒
搶遶將來楊志道這廝却不是晦氣倒來尋洒家
立脚住了不走看後面時那篩洒後生也拿條椀
叉隨後趕來觀又引着三兩箇莊客各拿桿棒飛
也似都遶將來觀楊志道結果了這廝一箇那廝
們都不敢追來便挺着手中朴刀來鬪這漢這漢
也輪轉手中桿棒搶來相迎兩箇鬪了三二十合

這漢怎地敵得楊志只辦得架隔遮棚上下躲閃
那後來的後生并莊客却待一發上只見遠漢托
地跳出圈子外來叫道且都不要動手兀那使朴
刀的大漢你可道箇姓名那楊志拍着胸是楊志
然道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青面獸楊志的便
是這漢道莫不是東京殿司楊制使麼楊志道你
怎地知道洒家是楊制使這漢撇了鎗棒便拜道
小人有眼不識泰山楊志便扶這人起來問道足

下是誰這漢道小人原是開封府人氏乃是八十

萬劫軍都教頭林冲的徒弟安見曹正之必為林冲之徒特是楊志曾

與林冲水泊交手則此處不問其為誰人定姓曹不得不是林冲之徒此文章家結撰之法也

名正祖代屠戶出身小人殺的好牲口挑筋剔骨

開剝推剝只此被人喚做操刀鬼為因本處一箇

財主將五千貫錢教小人來此山東做客不想折

了本回鄉不得在此入贅在這箇莊農人家却纔

竈邊婦人便是小人的渾家這箇拿椀文的便是

小人的妻舅却纔小人和制使交手見制使手段

和○小○人○師○父○林○教○師○一○般輕輕將水泊雪中一番

走○線○因○此○抵○敵○不○住○楊○志○道○原○來○你○却○是○林○教○師

的○徒○弟○你○的○師○父○被○高○太○尉○陷○害○落○草○去○了○如○今

見○在○梁○山○泊反寄一信曹○正○道○小○人○也○聽○得○人○這

般○說○將○來○未○知○真○實○且○請○制○使○到○家○少○歇○楊○志○便

同○曹○正○再○回○到○酒○店○裏○來○曹○正○請○楊○志○裏○面○坐○下

叫○老○婆○和○妻○舅○都○來○拜○了○楊○志好一○面○再○置○酒○食

相待飲酒中間曹正動問道制使緣何到此楊志
 把做制使失陷花石綱并如今又失陷了梁中書
 的生辰綱一事從頭備細告訴了曹正道既然如
 此制使且在小人家裏住幾時再有商議楊志道
 如此却是深感你的厚意只恐官司追捕將來不
 敢久住曹正道制使這般說時要投那里去楊志
 道酒家欲投梁山泊去尋你師父林教頭投梁山
 是尋林教頭英雄眼裏心裏真有筋力武師方
 在廡下而海內之士已隱然歸之彼堂上者屍居

餘氣何俺先前在那里經過時正撞着他下山來
 足道哉俺與酒家交手王倫見了俺兩箇本事一般因此都
 畱在山寨裏相會以此認得你師父林冲王倫當
 初苦苦相畱俺却不曾落草如今臉上又添了金
 印却去投透他時好沒志氣因此躊躇未決進退
 兩難曹正道制使見得是小人也聽得人傳說王
 倫那厮心地匾窄安不得人說我師父林教頭上
 山時受盡他的氣不若小人此間離不遠却是青

州地面有座山喚做二龍山山上有座寺喚做寶

珠寺那座山生來却好裹着這座寺只有一條路

上得去如今寺裏住持還了俗養了頭髮餘者和

尚特寫和尚還俗做強盜便襯出英雄都隨順了削髮做和尚來故知此語非表鄧龍

脚色乃作魯達繡染也說道他聚集的四五百人

打家劫舍那人喚做金眼虎鄧龍制使若有心落

草時到去那里入夥足可安身楊志道既有這箇

去處何不去奪來安身立命當下就曹正家裏住

了一宿借了些盤纏拿了朴刀相別曹正拽開脚

步投二龍山來行了一日看看漸晚却早望見一

座高山楊志道俺去林子裏且歇一夜明日却上

山去轉入林子裏來喫了一驚只見一箇胖大和

尚楊志實喫一驚讀者却滿面堆脫得赤條條的

背上刺着花繡坐在松樹根頭乘涼那和尚見

了楊志就樹根頭綽了禪杖跳將起來大喝道兀

那撮鳥你是那里來的楊志聽了道原來也是關

西和尚俺和他是鄉中問他一聲兩漢相遇已如

齊搏矣偏要先通此一線把楊志略一放倒便讓

出魯達頭來及至鬪到四五合却又先是魯達

叫住則又放倒魯達仍收回楊志叫道你是那

志本文此史家相讓之法也楊志叫道你是那

里來的僧人那和尚也不回說輪起手中禪杖只

顧打來久別師兄便失記威儀矣楊志道怎奈這

秃厮無禮且把他來出口氣挺起手中朴刀來遶

那和尚兩箇就林子裏一來一往一上一下兩箇

放對直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那和尚賣箇破

綻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喝一聲且歇師兄威儀誠

久別幾至忘之寫魯兩箇都住了手楊志暗暗

地喝采道那里來的這箇和尚真箇好本事手段

高俺却剛剛地只敵得他住魯達今楊志又歎之

至云自己剛剛敵得他住則是楊志本事那和尚

叫道兀那青面漢子你是甚麼人楊志道酒家是

東京制使楊志的便是那和尚道你不是在東京

賣刀殺了破落戶牛二的楊志道你不見俺臉上

金印那和尚笑道却原來在這裡相見楊志道不敢問師兄却是誰緣何知道酒家賣刀那和尚道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軍官魯提轄的便是為因三拳打死了鎮關西却去五臺山淨髮為僧人見酒家背上有花繡都叫俺做花和尚魯智深楊志笑道原來是自家鄉里俺在江湖上多聞師兄大名聽得說道師兄在大相國寺裏掛搭如今何故來在這裡魯智深道一言難盡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遇着那豹子頭林冲而忽然又提出林冲來林冲實不在此書中自述遇見林冲魯達又述遇見林冲一時遂令林冲身雖不在而神采奕奕兼使楊魯二人遂得加倍親熱不獨以同鄉為投分也此薛如二龍性各不馴必得禹王金鎖方得制之一處今楊志魯達如二孽龍必不相能作者憑空以林冲為之金鎖而又巧借曹正以為貫索之蠻奴嗚呼二龍之居一山其鎖乃遙在木泊試思作被高太尉要陷害者之胸中其才調為何如也他性命俺却路見不平直送他到滄州救了他一命不想那兩箇防送公人回來對高俅那厮說道

正要在野豬林裏結果林冲却被大相國寺魯智深救了那和尚直送到滄州因此害他不得這直娘賊恨殺酒家分付寺裏長老不許俺掛搭又差人來捉酒家却得一夥潑皮通報不曾着了那厮的手喫俺一把火烧了那菜園裏廨宇前文林冲人回來未落下落魯達松林中別了林冲重到逃不重到菜園未落下落却於此處補完妙絕

走在江湖上東又不着西又不着來到孟州十字坡過險些兒被箇酒店裏婦人害了性命把酒家

着蒙汗藥麻翻了得他的丈夫歸來得早見了酒家這般模樣又看了俺的禪杖戒刀喫驚此一句

抵上文林冲二字用其精神氣色有跌躍擲霍之勢不望其能日知之但望讀者能牢記之足矣

武松文中對看也連忙把解藥救俺醒來因問起

酒家名字畱住俺過了幾日結義酒家做了弟兄

那人夫妻兩箇亦是江湖上好漢有名的都叫他

做菜園子張青出一菜園遇一其妻母藥又孫二

娘甚是奸義氣一住四五日如此一段奇文却不用兩番日中

敘述而出此非為魯達已於此地得遇楊志苟欲
 追記則筆墨遼越苟不追記則情事踈漏於是不
 得已而勉出於口中敘述以圖草草塞責也蓋楊
 志魯達各自千里怒龍遙遙奔赴却被曹正輕輕
 閃出林冲鎖住一處固已今乃作者胸中已預欲
 為武松作地夫武松之於魯達亦復千里二龍遙
 遙奔赴今欲鎖之則仗何人鎖之復用何法鎖之
 乎預藏下張青夫婦以為貫索之蠻奴而反以禪
 杖戒刀為金鎖嗚呼作者打聽得這里二龍山寶
 胸中之才調為何如也

珠寺可以安身酒家特地來逾那鄧龍入夥耐
 那厮不肯安着酒家在這山上和俺厮併又敵酒
 家不過只把這山下三座關牢牢地拴住又沒別

路上去那撮鳥繇你叫罵只是不下來厮殺氣得
 酒家正苦在這里沒箇委結既用林冲作鎖便務
要寫得與林冲一般

不想却是大哥來楊志大喜兩箇就林子裏剪拂
 了就地坐了一夜楊志訴說賣刀殺死了牛二的
 事并解生辰綱失陷一節都備細說了又說曹正
 指點來此一事便道既是閉了關隘俺們住在這
 里如何得他下來不若且去曹正家商議兩箇厮
 趕着行離了那林子來到曹正酒店裏楊志引魯

智深與他相見了曹正慌忙置酒相待商量要打

二龍山一事曹正道若是端的閉了關時休說道

你二位便有一萬軍馬也上去不得非贊鄧龍之

魯山之二似此只可智取不可力求魯智深道耐

那撮鳥初投他時只在關外相見因不畱俺廝併

起來那廝小肚上被俺一脚點翻了却待要結果

了他性命被他那里人多救了上山去閉了這鳥

關繇你自在下面罵只是不肯下來廝殺楊志道

既然好去處俺和你如何不用心去打魯智深道

便是沒做箇道理上去奈何不得他曹正道小人

有條計策不知中二位意也不中楊志道願聞良

策則箇曹正道制使也休這般打扮只炤依小人

這里近村莊家穿着小人把這位師父禪杖戒刀

都拿了却叫小人的妻弟帶幾箇火家直送到那

山下把一條索子綁了師父小人自會做活結頭

却去山下叫道我們近村開酒店莊家這和尚來

一路皆聽曹正處畫明曹正為二漢之關笥合經人也

我店中喫酒喫得大醉了不肯還錢四字指帶口

裏說道去報人來打你山寨因此我們聽得乘他

醉了把他綁縛在這里獻與大王那厮必然放我

們上山去到得他山寨裏面見鄧龍時把索子拽

脫了活結頭小人便遞過禪杖與師父你兩箇好

漢一發上那厮走往那里去若結果了他時以下

的人不敢不伏此計若何魯智深楊志齊道妙哉

妙哉當晚衆人喫了酒食又安排了些路上乾糧

細次日五更起來衆人都喫得飽了魯智深的行

李包裹都寄放在曹正家細中之細只因一句魯

上失事店中除酒等事忽然灑當日楊志魯智深

曹正帶了出令讀者已忘了又提着也小舅并五七箇莊家取路投二龍山來

晌午後直到林子裏脫了衣裳把魯智深用活結

頭使索子綁了林子二字細不然讀者竟謂從曹

耶教兩箇莊家牢牢地牽着索頭楊志戴了遮日

頭涼笠兒身穿破布衫手裏倒提着朴刀只如備

而不用者。曹正拿着他的禪杖，衆人都提着棍棒，在前後簇擁着，到得山下，看那關時，都擺着強弩硬弓，灰瓶砲石，小叢檉在關上，看見綁得這箇和尚來，飛也似報上山去。多樣時，三字寫鄧龍也，却活寫出王倫，然亦活寫出天下人只見兩箇小頭目上關來，問道：你等何處人來？我這里做甚麼？那里捉得這箇和尚來？曹正答道：小人等是這山下近村葉家，開着一箇小酒店，這箇胖和尚不時來我店中喫酒，喫得大醉不肯還錢。口裏說道：要去梁山泊，叫千百箇人來打此二龍山，和你這近村坊都洗蕩了。因此小人只得又將好酒請他，灌得醉了一條索了，綁縛這廝來獻與大王。表我等村隣孝順之心，免得村中後患。兩箇小頭目聽了這話，歡天喜地，說道：好了。衆人在此少待一時。兩箇小頭目就上山來，報知鄧龍。說拿得那胖和尚來。鄧龍聽了大喜，叫解上山來，且取這廝的心肝來做下酒消我這點冤仇之恨。

小嘍囉得來來把關隘門開了便叫送上來揚志
曹正緊押魯智深解上山來看那三座關時是看得

者初到不得不看二乃即刻便是兩位豪傑安身
立命之處脫使屯札不得將天下萬世讀至此者
無不憂得好苦故特順着筆勢一路看進去所以
深慰後人不勞相念實實魯達揚志已占下一座

好窟窿端的嶮峻兩下高山環繞將來包住這座寺
穴也

山峰生得雄壯中間只一條路上關來三重關上
擺着插木砲石硬弩強弓苦竹鎗密密地攢着過
得三處關闕來到寶珠寺前看時三座殿門一段

鏡面也似平地週遭都是木柵為城寺前山門下

立着七八箇小嘍囉看見縛得魯智深來都指手

罵道你這秃驢傷了大王今日也喫拿了慢慢的

碎割了這厮魯智深只不做聲押到佛殿看時殿

上都把佛來擡去了中間放着一把虎皮交椅衆

多小嘍囉拿着鎗棒立在兩邊少刻只見兩箇小

嘍囉扶出鄧龍來扶出二字顯是踢傷坐在交椅上曹正楊

志緊緊地幫着魯智深到階下鄧龍道你那厮秃

驢前日點翻了我傷了小腹至今青腫未消今日
 也有見我的時節魯智深睜圓怪眼大喝一聲撮
 烏休走兩箇莊家把索頭只一拽拽脫了活結頭
 散開索子魯智深就曹正手裏接過禪杖雲飛輪
 動楊志撇了涼笠兒倒轉手中朴刀曹正又輪起
 桿棒衆莊家一齊發作併力向前極忙文寫鄧龍
 急待掙扎時早被魯智深一禪杖當頭打着把腦
 蓋劈作兩半箇和交椅都打碎了手下的小嘍囉

早被楊志拗翻了四五箇曹正叫道都來投降若
 不從者便行掃除處死如此兩箇大漢却是曹正
 者真英寺前寺後五六百小嘍囉并幾箇小頭目
 雄也

驚嚇得呆了只得都來歸降投伏隨即叫把鄧龍
 等屍首打擡去後山燒化了了一箇點倉廩整
 頓房舍再去看那寺後有多少物件非表魯楊二
 表二龍山實是雄鎮且把酒肉安排些來喫魯智
 足可安身立命耳深并楊志做了山寨之主置酒設宴慶賞小嘍囉

們盡皆投伏了。仍設小頭目管領曹正別了二位。好漢領了莊家自回家去了。不在話下。魯達行李包裹寄曹

正家却說那押生辰綱老都管并這幾箇廂禁軍曉行午往。這回得自在。○驀地又蹙出四趕回

北京到得梁中書府。直至廳前齊齊都拜翻在地。

下告罪。梁中書道：你們路上辛苦多虧了你眾人。

又問楊提轄何在。眾人告道：不可說這人是箇大

膽。二字收綱忘恩。二字收束的賊自離了此關五

七日後行得到黃泥岡。天氣大熱。都在林子裏歇

涼。不想楊志和七箇賊人通同假裝做販棗子客

商。楊志約會與他做一路。先推七輛江州車兒。在

這黃泥岡上松林裏等候。却叫一箇漢子挑一擔

酒來。岡子上歇下。小的眾人不合買他酒喫。被那

廝把蒙汗藥都麻翻了。又將索子細縛眾人。楊志

和那七箇賊人却把生辰綱財寶并行李盡裝載

車上。將了去。見今去本管濟州府呈告了。留兩箇

虞候在那里隨衙聽候捉拿賊人寫得有小人等

衆人星夜趕回來告知恩相梁中書聽了大驚聽

大罵道這賊配軍你是犯罪的囚徒我一力擡舉

你成人怎敢做這等不仁忘恩的事我若拿住他

時碎屍萬段隨即便喚書吏寫了文書當時差人

星夜來濟州投下濟州下書是上文餘波不得做一例讀

去又東京下書報與太師太師星夜差幹辦來

又寫一封家書着人也連夜上東京報與太師知

道且不說差人去濟州下公文只說着人上東京

來到太師府報知見了太師呈上書札蔡太師看

了大驚看了道這班賊人甚是膽大去年將我女

胥送來的禮物打劫去了至今未獲今年又來無

禮如何干罷隨即押了一紙公文着一箇府幹親

自齋了星夜望濟州來着落府尹立等捉拿這夥

賊人便要回報北京東京雙道濟且說濟州府尹

自從受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札付每日

理論不下正憂悶間只見門吏報道東京太師府裏差府幹見到廳前有緊急公文要見相公府尹聽得大驚聽得大驚○梁中書聽得強盜情勢大見中報強盜大驚府尹聽得大驚蔡太師看大驚四大驚字連珠寫出痛罵不小道多管是生辰綱的事慌忙陞廳來與府幹相見了說道這件事下官已受了梁府虞候的狀子已經差緝捕的人跟捉賊人未見踪跡前日雷守司又差人行劄付到來又經着仰尉司并緝捕觀察杖限跟捉

未曾得獲若有些動靜消息下官親到相府回話府幹道小人是太師府裏心腹人今奉太師鈞旨特差來這裡要這一千人臨行時太師親自分付教小人到本府只就州衙裏宿歇奇立等相公要拿這七箇販棗子的并賣酒一人在逃軍官楊志各賊正身限在十日捉拿完備差人解赴東京若十日不獲得這件公事時怕不先來請相公去沙門島走一遭小人也難回太師府裏去性命亦不

知如何相公不信請看太師府裏行來的鈞帖府

尹看罷大驚看罷大驚隨即喚緝捕人等只見階下

一人聲喏立在簾前太守道你是甚人那人稟道

小人是三都緝捕使臣何濤太守道前日黃泥岡

上打劫了去的生辰綱是你該管麼何濤答道稟

覆相公何濤自從領了這件公事晝夜無眠差下

本管眼明手快的公人去黃泥岡上往來緝捕雖

是累經杖責到今未見踪跡非是何濤怠慢官府

實出於無奈府尹喝道胡說上不緊則下慢我自

進士出身歷任到這一郡諸侯非同容易好今日

東京太師府差一幹辦來到這裡領太師台旨限

十日內須要捕獲各賊正身完備解京若還違了

限次我非止罷官必留我投沙門島走一遭你是

箇緝捕使臣倒不用心以致禍及於我先把你這

厮迭配遠惡軍州雁飛不到去處便喚過文筆匠

來去何濤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空着甚處州名

太師府尹看罷大驚看罷大驚看罷大驚看罷大驚

奇發落道何濤你若獲不得賊人重罪決不饒恕
 何濤領了台旨下廳前來到使臣房裏會集許多
 做公的都到機密房中商議公事衆做公的都面
 面相覷如箭穿雁嘴鈎搭魚腮寫來如畫盡無言語何
 濤道你們閒當時都在這房裏撰錢使用如今有
 此一事難捉都不做濟你衆人也可憐我臉上刺
 的字樣衆人道上覆觀察小人們人非草木豈不
 省得只是這一夥做客商的必是他州外府深山

曠野強人遇着一時劫了他的財寶自去山寨裏
 快活如何拿得着便是知道也只看得他一看何
 濤聽了當初只有五分煩惱見說了這話又添了
 五分煩惱自離了使臣房裏上馬回到家中把馬
 牽去後槽上拴了獨自一箇酒肉兄弟既去同胞
合母未來讀况也永
 歎慙也無戎二語真悶悶不已只見老婆問道丈
 夫你如何今日這般嘴臉何濤道你不知前日太
 守委我一紙批文為因黃泥岡上一夥賊人打劫

了梁中書與丈人蔡太師慶生辰的金珠寶貝計
 十一擔正不知是甚麼樣人打劫了去我自從領
 了這道鈞批到今未曾得獲今日正去轉限不想
 太師府又差幹辦來立等要拿這一夥賊人解京
 太守問我賊人消息我回覆道未見次第不曾獲
 得府尹將我臉上刺下迭配字空一州字樣只不曾
 與甚去處在後知我性命如何老婆道似此怎地
 好句却是如何得了句寫婦人着急情意如畫正

說之間只見兄弟何清來望哥哥何濤道你字一可
 歎何不叫他來做甚麼不去賭錢却來怎地接忽然
 一聲兄弟耶來做甚麼不去賭錢却來怎地接忽然
 何清恐太急迫矣故反借詞中憐人意思特何濤
 特推開去却又隨手帶出賭錢二字來妙絕何濤
 的妻子垂覺連忙招手何清若無線索書中何用
 見江郎才盡也此特反用何濤激憐何清問去而
 再用妻子收轉之垂覺二字蓋作者贈入之辭不
 必真謂此婦也說道阿叔你且來廚下和你說話何
 垂覺如何也說道阿叔你且來廚下和你說話何
 清當時跟了嫂嫂進到廚下坐了嫂嫂安排些酒
 肉菜蔬盪幾杯酒請何清喫何清問嫂嫂道哥哥

何清與阿嫂交
口號作
一篇小
文讀益
棠棟之
詩通其
婉切矣

雙奪寶珠寺

藏板

忒殺欺負人。我不中。也是你。一箇親兄弟。真說你
便奢遮。殺到底。是我親哥哥。真說便叫我。一處喫。
盞酒。有甚麼辱沒了。你。真說阿嫂道。阿叔。你不知
道。你哥哥心裏。自過活不得。哩。何清道。哥。每日起
了大錢大物。那里去了。做兄弟的。又不來。有甚麼
過活不得處。真說阿嫂道。你不知。為這黃泥岡上
前日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北京梁中書慶
賀蔡太師的。生辰綱去。如今濟州府尹。奉着太師

鈞旨。限十日內。定要捉拿。各賊解京。若還捉不着
正身時。便要刺配。遠惡軍州去。你不見你哥哥先
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
處。早晚捉不着。得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
酒。我却已安排些酒食。與你喫。他悶了幾時了。你
却怪他不得。何清道。我也誹誹地聽得人說道。有
賊打劫了。生辰綱去。正在那里。地面上。好。知而
表哥哥之。不阿嫂道。只聽得說道。黃泥岡上。何清
交一言也。

卷二十一

五

醉叻堂

道却是甚麼樣人劫了好阿嫂道叔叔你又不醉

我纔方說了是七箇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去何

清呵呵的大笑道原來恁地既道是販棗子的客

人了却問怎地何不差精細的人去捉說得離合

阿嫂道你倒說得好便是沒捉處何清笑道嫂嫂

倒要你憂哥哥放着嘗來的一班兒好酒肉弟兄

痛間嘗不係的是親兄弟痛今日纔有事便叫沒

捉處若是教兄弟間嘗捉得幾杯酒喫痛今日這

夥小賊倒有箇商量處可謂應以哥哥得度者阿

嫂道阿叔你倒敢知得些風路何清笑道直等親

哥臨危之際兄弟或者有箇道理救他寫得離合

說了便起身要去筆如驚鷹脫阿嫂留住再喫兩

杯那婦人聽了這話說得蹉蹊慌忙來對丈夫備

細說了何濤連忙叫請兄弟到面前亦有何濤陪

着笑臉說道兄弟久下開此二你既知此賊去向

如何不救我何清道我不知甚麼來歷我自和嫂

子說要兄弟何曾救得哥哥罵得好說得透是一篇

文字骨子兄弟之故非何清自謙救不得何濤也何

濤道好兄弟三字而天下哥哥之不以兄弟為兄弟

也安有不好者哉即休得要看冷煖只想我日嘗的

好處休記我閒時的友處二語亦是陪笑急辭耳

有何反處只須嘗情足矣固知救我這條性命何

二語定非何清之所願聞也清道哥哥你別有許多眼明手快的公人管丁三

二百箇何不與哥哥出此氣力罵得透量一箇兄

弟怎救得哥哥罵得好透何濤道兄弟可歎只管休

說他們你的話眼裏有些門路休要把與別人做

好漢願聞不你且說與我些去向我自補報你

處願聞不正教我怎地心寬何清道有甚麼去向

兄弟不省的此篇特為兄弟吐氣故上文何濤說

愈急急縱何濤道你不要毆我只看同胞共母之

面此句却說入何清本懷故下文便肯相許作者何清道不要慌且待到至急處兄弟自來出些氣

力○拿○這○夥○小○賊○阿○嫂○便○道○阿○叔○胡○亂○救○你○哥○哥○也○
是○弟○兄○情○分○此四字是何清一片心事是作者如

今○被○太○師○府○鈞○帖○立○等○要○這○一○千○人○天○來○大○事○你○

却○說○小○賊○何○清○道○嫂○嫂○你○須○知○我○只○為○賭○錢○上○喫○

哥○哥○多○少○打○罵○我○是○怕○哥○哥○不○敢○和○哥○爭○涉○開○嘗○

有○酒○有○食○只○和○別○人○快○活○今○日○兄○弟○也○有○用○處○說

透寫得好言之至再至三何濤見他話眼有些

來○歷○慌○忙○取○一○箇○十○兩○銀○子○放○在○卓○上○說○道○兄○弟○

權○將○這○錠○銀○收○了○日○後○捕○得○賊○人○時○金○銀○段○正○賞○

賜○我○一○方○包○辦○何○清○笑○道○哥○哥○正○是○急○來○抱○佛○脚○

閒○時○不○燒○香○語痛我○若○要○哥○銀○子○時○便○是○兄○弟○勒○指○

哥○了○痛快○把○去○收○了○不○要○將○來○賺○我○語痛哥○若○如○此○

我○便○不○說○語痛既○是○哥○哥○兩○口○兒○我○行○陪○話○語痛我○說○與○

哥○不○要○把○銀○子○出○來○驚○我○語痛何○濤○道○銀○兩○都○是○官○

司○信○賞○出○的○如○何○没○三○五○百○貫○錢○兄○弟○你○休○推○却○

我○且○問○你○這○夥○賊○却○在○那○里○有○些○來○歷○何○清○拍○着○

大腿道這夥賊我都捉在便袋裏了奇何濤大驚

道兄弟你如何說這夥賊在你便袋裏何清道哥

哥只莫管我自都有在這里便了哥只把銀子放

了去不要將來賺我只要嘗情便了痛語○作者

痛殺○不要痛殺何清不慌不忙却說出來有分

只要嘗情便好何清不慌不忙却說出來有分

教鄆城縣裏引出仗義英雄梁山泊中聚起擎天

好漢畢竟何清說出甚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和尚養髮做強盜卻龍是也好漢

剃髮做和尚魯達是也達自滄州救林冲幾

為高球父子所殺菜園燒公解幾為張青夫

婦所殺挺而走險投向二龍然特一人之戒

刀與禪杖不能斬關排闥此又是眾寡強弱

之別

又曰楊志遇曹正猶之魯達遇張青魯達奪

雙珠不得楊志奪雙珠亦不得傾蓋投分協

力同謀固也妙有曹正苦肉計方快其心旋

落其首。所謂下下人。具上上智。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二十二

聖歎外書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此回始入宋江傳也。宋江盜魁也。盜魁則其罪浮于羣盜一等。然而從來人之讀水滸者。每每過許宋江忠義。如欲旦暮遇之。此豈其

人○性○喜○與○賊○為○徒○殆○亦○讀○其○文○而○不○能○通○其○
 義○有○之○耳○自○吾○觀○之○宋○江○之○罪○之○浮○於○羣○盜○
 也○吟○反○詩○為○小○而○放○晁○蓋○為○大○何○則○放○晁○蓋○
 而○倡○聚○羣○醜○禍○連○朝○廷○自○此○始○矣○宋○江○而○誠○
 忠○義○是○必○不○放○晁○蓋○者○也○宋○江○而○放○晁○蓋○是○
 必○不○能○忠○義○者○也○此○入○本○傳○之○始○而○初○無○一○
 事○可○書○為○首○便○書○私○放○晁○蓋○然○則○宋○江○通○天○
 之○罪○作○者○真○不○能○為○之○諱○也○

豈○惟○不○諱○而○已○又○特○致○其○辨○焉○如○日○府○尹○叫○
 進○後○堂○則○機○密○之○至○也○叫○了○店○主○做○眼○則○機○
 密○之○至○也○三○更○遶○到○白○家○則○機○密○之○至○也○五○
 更○趕○回○城○裏○則○機○密○之○至○也○包○了○白○勝○頭○臉○
 則○機○密○之○至○也○老○婆○監○收○女○牢○則○機○密○之○至○
 也○何○濤○親○領○公○文○則○機○密○之○至○也○就○帶○虞○侯○
 做○眼○則○機○密○之○至○也○衆○人○都○藏○店○裏○則○機○密○
 之○至○也○何○濤○不○肯○輕○說○則○機○密○之○至○也○凡○費○

若干文字寫出無數機密而皆所以深著宋
江私放晁蓋之罪蓋此書之寧恕羣盜而不
恕宋江其立法之嚴有如此者世人讀水滸
而不能通而遽便以忠義目之真不知馬之
幾足者也

寫朱仝雷橫二人各自要放晁蓋而爲朱仝
巧雷橫拙朱仝快雷橫遲便見雷橫處處讓
過朱仝一着然殊不知朱仝未入黑影之先
又先有宋江蚤已做過人情則是朱仝又讓
過宋江一着也強手之中更有強手真是寫
得妙絕

當時何觀察與兄弟何清道這錠銀子是官司信
賞的非是我把來賺你後頭再有重賞兄弟你且
說這夥人如何在你便袋裏只見何清去身邊招
文袋內摸出一箇經摺兒來指道這夥賊人都在
上面奇絕之文何濤道你且說怎的寫在上面何

清道不瞞哥哥說兄弟前日為賭博輸了沒一文
 盤纏有箇一般賭博的引兄弟去北門外十五里
 地名安樂村有箇王家客店內湊些碎賭兒好罵
 賭不謂賊人消息却都在賭博上撈為是官司行
 摸出來看他逐段不脫賭字妙絕須要置立文
 下文書來着落本村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
 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息須要
 問他那里來何處去姓甚各誰做甚買賣都要抄
 寫在簿子上官司察焙時每月一次去里正處報

名數事說出一件事寫何清口中一時說出為
 是小事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箇月又問開
 事當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箇販棗子的客人推
 着七輛江州車兒來歇我却認得一箇為頭的客
 人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又問開說因何認得
 他我比先曾跟一箇賭漢去投迳他因此我認得
 一件事亦從賭上認得一我寫着文簿問他道客人
 高姓只見一箇三鬘髮白淨面皮的明明是拾將

清道不瞞哥哥說兄弟前日為賭博輸了沒一文
 盤纏有箇一般賭博的引兄弟去北門外十五里
 地名安樂村有箇王家客店內湊些碎賭兒何濤罵
 賭不謂賊人消息却都在賭博上撈為是官司行
 摸出來看他逐段不脫賭字妙絕須要置立文
 下文書來着落本村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
 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息須要
 問他那里來何處去姓甚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
 寫在簿子上官司察焙時每月一次去里正處報

名數開開說出一件事○寫何清口中一時說出為

是○小○二○哥○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箇○月○說○出○一

事○當○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箇○販○棗○子○的○客○人○推

着○七○輛○江○州○車○兒○來○歇○我○却○認○得○一○箇○為○頭○的○客

人○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又○開○說○因○何○認○得

他○我○比○先○曾○跟○一○箇○賭○漢○去○投○盜○他○因○此○我○認○得

一○件○事○事○中○間○又○說○出○一○我○寫○着○文○簿○問○他○道○客○人

高○姓○只○見○一○箇○三○鬚○鬚○白○淨○面○皮○的○明○明○是○搶○將

過○來○答○應○道○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
 賣○以○吳○用○之○智○而○又○適○以○智○我○雖○寫○了○有○些○疑○心○
 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帶○我○去○村○裏○相○賭○又○開○開○
 件○事○又○從○來○到○一○處○三○義○路○口○只○見○一○箇○漢○子○挑○
 兩○箇○桶○來○我○不○認○得○他○一○箇○我○却○認○得○一○店○主○人○
 自○與○他○廝○叫○道○白○大○郎○那○里○去○那○人○應○道○有○擔○醋○
 將○去○村○裏○財○主○家○賣○店○主○人○和○我○說○道○這○人○叫○做○
 白○日○鼠○白○勝○他○是○箇○賭○客○亦從賭我○也○只○安○在○心○

裏○後○來○聽○得○沸○沸○揚○揚○地○說○道○黃○泥○崗○上○一○夥○販○
 棗○子○的○客○人○把○蒙○汗○藥○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綱○去○
 我○猜○不○是○晁○保○正○却○是○兀○誰○如○今○只○拿○了○白○勝○拿○
 子○白○勝○只○拿○了○晁○保○正○只○拿○了○姓○阮的三箇支字逐節傳替而下一○問○便○知○端○的○
 這○箇○經○摺○兒○是○我○抄○的○副○本○一段話說出無數零
 到○經○何○濤○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弟○何○清○逕○到○州○
 衙○裏○見○了○太○守○府○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落○麼○何○
 濤○稟○道○略○有○些○消○息○了○府○尹○叫○進○後○堂○來○說○後堂

自此以下都無寫機密之處至無消息以見晁蓋之走實係宋江於之所以大著其罪也

則機密之至也。機密之至。而晁蓋仍走。則非宋江私放。而為誰也。○一路極寫機密。皆表並無別處走漏消息。所以正。仔細問了來歷。何清一一稟說。了當下便差入箇做公的一同何濤。何清連夜來到安樂村。叫了店主。人做眼。有店主做眼。便一逕也。至。逕奔到白勝家裏。却是三更時分。三更時分。着更無走漏消息。叫店主。人賺開門來。打火。只聽得白勝在牀上。做聲問他。老婆時。却說道。害熱病。不曾得汗。如寫心虛。從床上拖將起來。見白勝面色紅。

白。面色紅。白。就把索子綁了。喝道。黃泥岡上。做得好事。白勝那里肯認。把那婦人。網了。也不肯招。眾做公的。繞屋尋賊。尋到床底下。見地面不平。眾人掘開。不到三尺深。眾多公人。發聲喊。白勝面如土色。面色如就地。下取出一包金銀。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又包其頭臉。恐或有帶他老婆。扛擡賊物。都連夜趕回濟川城裏。來却好五更天明時分。到自家是城是五更。三更則人都睡着。五更則人把白勝押都未起。皆機密之至。更無走漏消息也。

到廳前便將索子細了問他主情造意白勝抵賴
 死不肯招晁保正等七人於白勝之所以得與連打
 三四頓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府尹喝道賊首
 捕人已知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了你這厮如
 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人是誰便不打你了白勝
 又捱了一歇寫白勝打熬不過只得招道為首的是
 晁保正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挑酒其實
 不認得那六人知府道這箇不難只拿住晁保正

那六人便有下列先取一百二十斤死囚枷枷了
 白勝他的老婆也鎖了押去女牢裏監收老婆亦
 牢更無走漏隨即押一紙公文就差何濤親自帶
 領二十箇眼明手快的公人進去鄆城縣投下文公
 不另差人機密之至着落本縣立等要捉晁保正
 更不得走漏消息也原解生辰綱的兩箇
 并不知姓名六箇正賊就帶原解原解生辰綱的兩箇
 虞候作眼拿人有作眼人便可一見就擒不一回
 何觀察領了一行人去時不要大驚小怪只恐怕

走透了消息又持書機星夜來到鄆城縣先把一
 行公人并兩箇虞候都藏在客店裏寫得是衆人
無走滿消息處只帶一兩箇跟着來下公文逕遶
見機密之至也鄆城縣衙門前來當下已牌時分却值知縣退了
 早衙縣前靜悄悄地何濤走去縣對門一箇茶坊
 裏坐下喫茶相等喫了一箇泡茶問茶博士道今
 日如何縣前恁地靜茶博士說道知縣相公早衙
 方散一應公人和告狀的都去喫飯了恁恁何濤

又問道今日縣裏不知是那箇押司直日茶博士
 指着道今日直日的押司來也出得選疾何濤看
 時只見縣裏走出一箇押司來那人姓宋名江表
 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為他
 面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馳名大孝為
 人仗義疎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
 在堂母親蚤喪下有一箇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
 自和他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

這宋江自在鄆城縣做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鎗棒學得武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遞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金似土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時嘗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關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

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百

八人中獨於宋江用此大書者蓋一百七人皆依列傳例於宋江特依世家例亦所以成一書之綱也當時宋江帶着一箇伴當走將出縣前來只見

這何觀察當街迎住叫道押司此間請坐拜茶宋

江見他似箇公人打扮慌忙答禮道尊兄何處何

濤道且請押司到茶坊裏面喫茶說話不便說話

宋公明道謹領兩箇入到茶坊裏坐定伴當都叫

去門前等候伴當都迴避過機密之宋江道不敢

拜問尊兄高姓何濤答道小人是濟州府緝捕使
臣何濤的便是不敢動問押司高姓大名宋江道
賤眼不識觀察少罪小吏姓宋名江的便是何濤
倒地便拜說道久聞大名無緣不曾拜識宋江道
惶恐觀察請上坐何濤道小人安敢占上宋江道
觀察是上司衙門的人又是遠來之客兩箇謙讓
了一回宋江坐了主位何濤坐了客席宋江便道
茶博士將兩杯茶來沒多時茶到兩箇喫了茶宋

江道觀察到敝縣不知上司有何公務何濤道實
不相識來貴縣有幾個要緊的人宋江道莫非賊
情公事否何濤道有實封公文在此公文實封見
敢煩押司作成宋江道觀察是上司差來該管的
人小吏怎敢怠慢不知是甚麼賊情緊事何濤道
押司是當案的人便說也不妨當案之人猶不容
密之至無處走漏消息以上寫出無數機密皆
表晁蓋之走實惟宋江放之更無處可以委罪也
敝府管下黃泥岡上一夥賊人共是八箇把蒙汗

藥麻翻了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差遣送蔡太師的

生辰綱軍健一十五人三十一句劫去了十一擔金

珠寶具計該十萬貫正賊今捕得從賊一名白勝

指說七箇正賊都在貴縣這是太師府特差一箇

幹辦在本府立等要這件公事望押司早早維持

宋江道休說太師處着落便是觀察自齋公文來

要敢不捕送看他只是口頭發猶語便令天下只

不知道自勝供指那七人名字何濤道不瞞押司

說是貴縣東溪村晁保正為首更有六名從賊不

識姓名煩乞用心宋江聽罷喫了一驚肚裏尋思

道晁蓋是我心腹弟見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

不救他時捕獲將去性命便休了心內日慌却答

應道晁蓋這厮姦頑役戶本縣內上下人沒一箇

不怪他今番做出來了好教他受自此以下人宋

權術所以為羣賊之魁也何濤道相煩押司

便行此事宋江道不妨這事容易囊中捉鱉手到

拏來只是一件這實封公文須是觀察自己當廳
 投下宋江權本官看了便好施行發落差人去捉
 小吏如何敢私下擅開這件公事非是小可不當
 輕泄於人宋江權何濤道押司高見極明相煩引
 進宋江道本官發放一早晨事務倦怠了少歇觀
 察略待一時少刻坐廳時小吏來請何濤道望押
 司千萬作成宋江道理之當然休這等說話小吏
 略到寒舍分撥了些家務便到一日家務後遂真成

家務也

觀察少坐一坐何濤道押司尊便小弟只在

此專等宋江起身出得閣兒分付茶博士道那官

人要再用茶一發我還茶錢有他離了茶坊飛也

似跳到下處先分付伴當去叫直司在茶坊門前

伺候若知縣坐堂時便可去茶坊裏安撫那公人

道押司穩便叫他略待一待精看他却自槽上鞍了

馬棒出後門外去後門袖了鞭子慌忙的跳上馬

慢慢地離了縣治慌忙上馬慢出得東門打上兩

鞭那馬撥喇喇的望東溪村攆將去沒半個時辰
 早到晁蓋莊上只一上馬寫得宋江有老大權莊
 客見了人去莊裏報知且說晁蓋正和吳用公孫
 勝劉唐在後園葡萄樹下喫酒夏景此時三阮已得
 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晁蓋見莊客報說宋押
 司在門前晁蓋問道有多少人隨後着寫心虛莊
 客道只獨自一箇飛馬而來說快要見保正晁蓋
 道必然有事慌忙出來迎接宋江道了一箇喏携

了晁蓋手

宋江携晁蓋手第一要務思之可歎

便投

側邊小房裏來

權術真

晁蓋問道押司如何來得

慌速宋江道哥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捨着

條性命來救你如今黃泥岡事發了白勝已自拿

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你等七人濟州府差一箇

何緝捕帶着若干人奉着太師府鈞帖并本州文

書來着你等七人道你為首天幸撞在我手裏我

只推說知縣睡着且教何觀察在縣對門茶坊裏

等○我○以○此○飛○馬○而○來○報○道○哥○哥○三○十○六○計○走○為○上○

計○大書此語以表晁蓋之入若○不○快○走○時○更○待○甚○

麼○我○回○去○引○他○當○廳○下○了○公○文○知○縣○不○移○時○便○差○

人○連○夜○下○來○你○們○不○可○擔○閣○倘○有○些○疎○失○如○之○奈○

何○休○怨○小○弟○不○來○救○你○晁○蓋○聽○罷○喫○了○一○驚○道○賢○

弟○大○恩○難○報○宋○江○道○哥○哥○你○休○要○多○話○只○顧○安○排○

走○路○不○要○纏○障○我○便○回○去○也○晁○蓋○道○七○箇○人○三○箇○

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財○自○回○石○碣○村○

去○了○後○面○有○三○箇○在○這○里○賢○弟○且○見○他○一○面○七箇

箇箇虛三箇實作兩宋○江○來○到○後○園○晁○蓋○指○着○道○這○

三○位○一○箇○吳○學○究○一○箇○公○孫○勝○薊○州○來○的○一○箇○劉○

唐○東○潞○州○人○又有此一段文字者不重晁蓋赤心

也○宋○江○略○講○一○禮○回○身○便○走○真乃人中俊傑囑○付○

道○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宋○江○出○到○莊○前○

上○了○馬○打○上○兩○鞭○飛○也○似○望○縣○裏○來○了○其人如此

色胡可得乎且○說○晁○蓋○與○吳○用○公○孫○勝○劉○唐○三○人○道○你○

們認得那來相見的這箇人麼吳用道却怎地慌
 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誰人此句若出俗筆便問正
 是誰人矣此偏先怪其
 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誰人此句若出俗筆便問正
 是誰人矣此偏先怪其
 便活寫出宋江來也問辭晁蓋道你三位還不知哩
 我們不是他來時性命只在咫尺休了三人大驚
 道莫不走了消息這件事發了晁蓋道虧殺這箇
 兄弟擔着血海也似干係來報與我們原來白勝
 已自捉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我等七人本州差
 箇緝捕何觀察將帶若干人奉着太師鈞帖來着

落鄆城縣立等要拿我們七箇虧了他穩住那公
 人在茶坊裏俟候他飛馬先來報知我們如今回
 去下了公文少刻便差人連夜到來捕獲我們却
 是怎地好吳用道若非此人來報都打在網裏這
 大恩人姓甚名誰晁蓋道他便是本縣押司呼保
 義宋江的便是吳用道只聞宋押司大名小生却
 不曾得會雖是住居咫尺無緣難得見面問各公
 孫勝劉唐都道莫不是江湖上傳說的及時雨宋

公明又是兩箇聞名。○無不聞名。晁蓋點頭道：「正

是此人。他和我心腹相交，結義弟兄。吳先生不曾

得會，三人皆不相識，而獨指出吳用者，彼固遠來，

可惜四海之內，名不虛傳，結義得這箇兄弟，也不

枉了。晁蓋問吳用道：「我們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

救吳學究？道：「兄長不須商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晁蓋道：「却纔宋押司也教我們走為上計。」大書吳

江同心為一，却是走那里去好？逐節抽出，不遂。吳用

道：「我已尋思在肚裏了。如今我們收拾五七擔挑，

了一齊都奔石碣村三阮家裏去。」先說石碣村，

文情事情都今急遣一人先與他弟兄說知。寫吳

期育理具晁蓋道：「三阮是箇打魚人家，如何安得

我等許多人？」逐節抽出。吳用道：「兄長，你好不精細。石碣

村那里，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裏好

生興旺，官軍捕盜不敢正眼兒看他。若是趕得緊，

我們一發入了夥。」宋江日走為上着，吳用亦日走

尋思梁山入夥宋江獨不尋思梁山入夥如出一心乎便極表宋江吳用為一路為全書之眼目也

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

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

夥了調侃世人語絕倒○做官須晁蓋道既然恁

地商量定了事不宜遲吳先生你便和劉唐帶了

幾箇莊客挑擔先去阮家安頓了却來早路上接

我們我和公孫先生兩箇打馬便來吳用劉唐

把那生辰綱打劫得金珠寶貝做六擔裝了叫

五六箇莊客一發喫了酒食吳用袖了銅鍊劉唐

提了朴刀監押着五七擔一行十數人投石碣村

來上文將七箇人分作兩段妙絕文字也晁蓋和公孫

勝在莊上收拾有些不肯去的莊客齎發他些錢

物從他去投別主不惟情理兼盡又留不願去的

都在莊上併疊財物打拴行李不在話下再說宋

江飛馬去到下處連忙到茶坊裏來只見何觀察

正在門前望急宋江道觀察久等却被村裏有

箇親戚在下處說些家務口口以因此擔閣了些

何濤道有煩押司引進宋江道請觀察到縣裏兩

箇入得衙門來正值知縣時文彬在廳上發落事

務宋江將着實封公文引着何觀察直至書案邊

權術叫左右掛上迴避牌權術低聲稟道權術奉

濟州府公文為賊情緊急公務特差緝捕使臣何

觀察到此下文書知縣接着拆開就當廳看了大

驚對宋江道這是太師府差幹辦來立等要回話

的勾當這一干賊便可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間去

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拏得晁保正

來那六人便有下列極似為知縣為何濤而不知

如此時知縣道這東溪村晁保正聞名是箇好漢他

如何肯做這等勾當寫知縣讚晁蓋以顯上隨即

叫喚尉司並兩箇都頭一箇姓朱名全一箇姓雷

名橫他兩箇非是等閒人也又出二人當下朱全雷

橫兩箇來到後堂領了知縣言語和縣尉上了馬

逕到尉司點起馬步弓手并土兵一百餘人就同
 何觀察并兩箇虞候作眼拿人當晚都帶了繩索
 軍器縣尉騎着馬兩箇都頭亦各乘馬各帶了腰
 刀弓箭手拏朴刀前後馬步弓手簇擁着出得東
 門飛遶東溪村晁家來到得東溪村裏已是一更
 天氣都到一箇觀音菴取齊朱仝道前面便是晁
 家莊晁蓋家前後有兩條路既云晁蓋莊上有前
 後兩條路矣後又云
 有三條路活插出美若是一齊去打他前門他
 有一時隨口生變來

後門走了一齊問去打他後門他遶前門走了見

不得分絕妙雷我須知晁蓋好生了得一生出一段話

頭以見不又不知那六箇是其麼人必須也不是

得不今也二那厮們都是死命倘或一齊殺出來

善良君子也三又有莊客協助也却如何抵敵他只好聲東擊

也又有莊客協助也四却如何抵敵他只好聲東擊

西等那厮們亂攙便好下手說得確然不若我和

雷都頭分做兩路我與你分一半人都是步行去
 先望他後門埋伏了等候忽哨響為號你等向前

門○只○顧○打○入○來○見○一○箇○捉○一○箇○見○兩○箇○捉○一○雙○美○寫
 人○之○才○雷○橫○道○也○說○得○是○朱○都○頭○你○和○縣○尉○相
 公○從○前○門○打○入○來○我○去○截○住○後○門○事○雷○橫○有○朱○全○心
 心○事○寫○兩○人○朱○全○道○賢○弟○你○不○省○得○晁○蓋○莊○上○有
 爭○後○門○妙○絕○忽○然○增○出○一○我○聞○嘗○時○都○看○在○眼○裏○了
 三○條○活○路○條○路○絕○妙○我○聞○嘗○時○都○看○在○眼○裏○了
 我○去○那○里○須○認○得○他○的○路○數○不○用○火○把○便○見○此○三
 已○之○必○應○後○門○不○用○火○把○四○字○輕○你○還○不○知○他
 輕○插○入○便○知○下○文○朱○全○在○黑○影○裏○也
 出○沒○的○去○處○倘○若○走○漏○了○事○情○不○是○要○處○此○三○句
 說○雷○橫

必○不○應○後○門○寫○美○縣○尉○道○朱○都○頭○說○得○是○你○帶
 一○半○人○去○朱○全○道○只○消○得○三○十○來○箇○鼓○了○莫○如○不
 耳○然○而○事○理○有○所○不○可○則○朱○全○領○了○十○箇○弓○手○二
 姑○以○三○十○來○箇○遮○飾○之○也○朱○全○領○了○十○箇○弓○手○二
 十○箇○土○兵○先○去○了○三○句○在○此○內○縣○尉○再○上○了○馬
 雷○橫○把○馬○步○弓○手○都○擺○在○前○後○幫○護○着○縣○尉○土○兵
 等○都○在○馬○前○明○晃○晃○照○着○三○二○十○箇○火○把○擎○着○稅
 又○朴○刀○留○客○住○鈎○鎌○刀○一○齊○都○遶○晁○家○莊○來○到○得
 莊○前○兀○自○有○半○里○多○路○只○見○晁○蓋○莊○裏○一○縷○火○起

從○中○堂○燒○將○起○來○湧○得○黑○烟○遍○地○紅○焰○飛○空○於朱
 到○之○前○特○寫○晁○蓋○預○作○又○走○不○到○十○數○步○只○見○前
 走○計○以○表○宋○江○之○罪○也○晁蓋預作
 後○門○四○面○入○方○約○有○三○四○十○把○火○發○焰○騰○騰○地○一
 齊○都○着○看○他○寫○晁○蓋○預○定○走○計○又○分○二○段○此處
 二○段○者○所○以○正○私○放○晁○蓋○之○罪○獨○前○面○雷○橫○挺○着
 歸○宋○江○不○得○分○之○朱○雷○兩○人○也○齊都着
 朴○刀○背○後○衆○土○兵○發○着○喊○一○齊○把○莊○門○打○開○都○撲
 入○裏○面○此一段看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一○般○明
 亮○並○不○曾○見○有○一○箇○人○只○聽○得○後○面○發○着○喊○叫○將

起○來○叫○前○面○捉○人○此是寫朱全○看○他○三○原○來○朱
 全○有○心○要○放○晁○蓋○故○意○賺○雷○橫○去○打○前○門○這○雷○橫
 亦○有○心○要○救○晁○蓋○以○此○爭○先○要○來○打○後○門○却○被○朱
 全○說○開○了○只○得○去○打○他○前○門○故○意○這○等○大○驚○小○怪
 聲○東○擊○西○要○催○逼○晁○蓋○走○了○註朱全那○時○到
 莊○後○時○兀○自○晁○蓋○收○拾○未○了○莊○客○看○見○來○報○與○晁
 蓋○說○道○官○軍○到○了○事○不○宜○遲○晁○蓋○叫○莊○客○四○下○里
 只○顧○放○火○註朱全他○和○公○孫○勝○引○了○十○數○箇○去○的

莊客納着賊挺起朴刀從後門殺將出來大喝道

當吾者死避吾者生自晁蓋出來以下皆詳寫朱全畧寫雷橫朱全在

黑影裏全提賊不是住在黑影裏雷橫在火光裏皆成絕倒朱

叫道你正快走朱全在這里等你多時一腔心事

得要說又不得看晁蓋那里聽得說與同公孫勝

他匆匆只此一句晁蓋那里聽得說與同公孫勝

捨命只顧殺出來此一段寫晁蓋捨命朱全虛閃

一閃放開條路讓晁蓋走晁蓋却叫公孫勝引了

在客先走他獨自押着後此一段寫晁蓋擺布朱

全使步弓手從後門撲入去叫道前面趕捉賊人

讓走了却撲入所以穩住雷橫聽得轉身便出

橫便好趕上說明心事也雷橫聽得轉身便出

莊門外叫馬步弓手分投去趕晁蓋

橫却又發脫土兵要來自己做人情以一雷橫自

筆寫兩人而兩人皆活靈活現真奇事也雷橫自

在火光之下東觀西望做尋人捉賊不是火光之

寄語都頭劔去久矣雷朱全撇了土兵挺着刀

也○朱○全○見○後○面○沒○人○方○纔○敢○說○道○保○正○你○兀○自○不○
 見○我○好○處○我○怕○雷○橫○執○迷○不○會○做○人○情○被○他○賺○他○
 打○你○前○門○我○在○後○面○等○你○出○來○放○你○你○見○我○閃○開○
 條○路○讓○你○過○去○你○不○可○投○別○處○去○只○除○梁○山○泊○可○
 以○安○身○亦○便○算○到○梁○山○泊○朱○全○之○與○宋○江○相○厚○有○
 以○也○朱○全○一○番○好○心○幾○作○三○段○寫○來○方○
 得○明○之○晁○蓋○寫○盡○一○時○人○多○火○雜○手○忙○脚○亂○也○
 朱○全○得○見○人○情○雷○橫○不○得○見○人○情○甚○矣○朱○全○之○強○
 于○雷○橫○也○然○殊○不○知○先○有○宋○江○早○已○做○過○晁○蓋○道○
 人○情○真○乃○夜○眠○清○早○起○又○有○早○行○人○也○
 深○感○救○命○之○恩○異○日○必○報○此○小○符○內○死○于○朱○全○正○趕○

間○只○聽○得○背○後○雷○橫○大○叫○道○休○教○走○了○人○雷○橫○之○

一○等○如○此○朱○全○分○付○晁○蓋○道○保○正○你○休○慌○只○顧○一○面○走○

我○自○使○轉○他○去○朱○全○回○頭○叫○道○有○三○箇○賊○望○東○小○

路○去○了○雷○都○頭○你○可○急○趕○只○謂○忽○寫○雷○橫○却○
 是○仍○寫○朱○全○妙○絕○雷○橫○

領○了○人○便○投○東○小○路○上○并○土○兵○衆○人○趕○去○雷○橫○之○
 讓○朱○全○

一○等○如○此○朱○全○一○面○和○晁○蓋○說○着○話○一○面○趕○他○却○如○防○

送○的○相○似○寫○得○活○現○漸○漸○黑○影○裏○不○見○了○晁○蓋○朱○全○只○

做○失○脚○撲○地○倒○在○地○下○寫○美○髯○真○有○衆○土○兵○隨○後○

趕來向前扶起。朱仝道：黑影裏不見路徑，失脚走

下野田裏滑倒了。閃挫了左腿。妙妙不惟自解，趕不着亦復自委不

也。復趕縣尉道：走了正賊，怎生奈何？朱仝道：非是小

人不趕，其實月黑了，沒做道理處。這些士兵全無

幾箇有用的人，不敢向前。縣尉再叫士兵去趕。是

尉。上文兩箇都頭已不知費了衆士兵心裏道：無數曲折，縣尉睡裏夢裏不知也。

兩箇都頭尚兀自不濟事，近他不得。我們有何用

都去虛趕了一回轉來。道：黑地里正不知那條路

去了。了雷橫也趕了。一直回來，心內尋思道：朱仝

和晁蓋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却不見了人情

朱仝事畢後，雷橫始見事其處一地如此也。回來說道：那里趕得上這

夥賊端的了得了。縣尉和兩箇都頭回到莊前時

已是四更時分，何觀察見衆人四分五落，趕了一

夜不曾拏得一箇賊人，只教苦道：如何回得濟州

去見府尹。縣尉只得捉了幾家鄰舍去解將鄆城

縣裏來。縣尉好笑，從來如此。不便拿莊客。這時

知縣一夜不曾得睡立等回報聽得道賊都走了
 只拏得幾家鄰舍知縣把一千拿到的鄰舍當廳
 勘問衆鄰舍告道小人等雖在晁保正鄰近居住
 遠者三二里田地近者也隔着些村坊他莊上時
 嘗有擲槍使棒的人來如何知他做這般的事知
 縣逐一問了時務要問他們一箇下落數內一箇
 貼鄰告道若要知他端的除非問他莊客行文透
 如此知縣道說他家莊客也都跟着走了鄰舍告道

也有不願去的還在這里得好真寫知縣聽了火速
 差人就帶了這箇貼鄰做眼店主人做眼二兩箇虞
 候同何觀察做眼來東溪村捉人無兩箇時辰早
 拿到兩箇莊客當廳勘問時那莊客初時抵賴喫
 打不過只得招道先是六箇人商議小人只認得
 一箇是本鄉中教學的先生叫做吳學究一箇叫
 做公孫勝是全真先生又有一箇黑大漢姓劉更
 有那三箇小人不認得却是吳學究合將來的聽

得說道他姓阮在石碣村住他是打魚的弟兄三箇只此是實招七人錯落知縣取了一紙招狀把

兩箇莊客交割與何觀察回了一道備細公文申

呈本府宋江自周全那一千鄰舍保放回家聽候

非表宋江仁義正見宋江權術然其實則為一路宋江已冷恐人遂至忘之故借事提出一句也

且說這衆人與何濤押解了兩箇莊客連夜回到

濟州正值府尹陞廳何濤引了衆人到廳前稟說

晁蓋燒莊在逃一事再把莊客口詞說一遍府尹

道既是恁地說時再拿出白勝來問道那三箇姓

阮的端的住在那里白勝抵賴不過只得供說三

箇姓阮的一箇叫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箇叫做

短命二郎阮小五一箇是活閻羅阮小七都在石

碣湖村裏住又作逐知府道還有那三箇姓甚麼

白勝告道一箇是智多星吳用一箇是入雲龍公

孫勝一箇叫做赤髮鬼劉唐又作一知府聽了便

道既有下落且把白勝依原監了收在牢裏隨即

又喚何觀察差去石碣村。只拿了姓阮三箇。便有頭腦。不是此一去。有分教。天罡地煞。來尋聚會。風雲水滸山城。去聚縱橫人馬。畢竟何觀察怎生。差去石碣村緝捕。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智多星計取生辰綱。偷天換日。而不能逃。何清之窺伺者。一則賭場認得晁保正。一則行路認得白日鼠。一則鄆城時縣令行保甲之法。註明客商何處來。何處去。如日

記。然可按籍而呼也。朱仝雷橫皆爭放晁蓋者。橫要打後門。仝賺橫打前門。仝做得人情。橫做不得人情。故聖歎曰。朱仝巧。雷橫拙。又曰。重朋友。輕朝廷。市私恩。壞大法。宰相下。進郎官。皆然。不獨鄆城宋押司也。朱仝雷橫爭放晁蓋。而獨責公明者。以賺何濤茶坊等。候。縱快馬報信。東溪。緩縣官暮夜拿捉。計最巧。又最先耳。客曰。公明私放。以為權術。可以

爲仁術莫不可。余答之曰：千萬世未滅。宋江爲有情面，無賄賂。若近人之得錢賣放，則又宋江之罪人矣。

又曰：宋江爲晁蓋畫策曰：走爲上計。吳學究自爲畫策亦曰：走爲上計。朱仝爲蓋畫策曰：只除梁山泊可安身。吳學究自爲畫策亦曰：漸近梁山泊，好入夥。此輩視梁山爲泰山久矣。晁蓋猶恐泊中不見納。吳用曰：有的是金銀。獻些與他便了。嗟乎！求官做，要使錢求盜做，亦要使錢。此又足以徵時變矣。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二十二